

解註話白 · 照對文言



聊齋誌異之一

狐 嫁 女

聊齋誌異之一

狐家女

許嘯天譯註

羣學書店出版

聊齋誌異之一
狐家女

每冊實價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譯註者
出版者
發行者

許

嘯

天

羣學書店
羣學書店
羣學書店

總發行所山東路中保坊
門牌四馬路二七七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

言文對照
白話詳註
聊齋誌異之一

狐家女

狐家女	一
嬌娜	九
王成	二七
青鳳	四一
賈兒	五三
董生	六三
嬰甯	七二
胡四姐	九六
蓮香	一〇四

紅玉	目次	11
.....		110

白話註解 聊齋誌異之一

狐嫁女

原著者蒲留仙
譯註者許嘯天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亙，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百晝亦無敢入者。

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釀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急當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

見長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靡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
遂正陽面，獨月明，惟銜山一線耳。

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

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蹙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般尙書。其睡已酣，但辨吾事，和公個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

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噓咳。翁聞公醒，乃出，詭而言曰：『小人有箕箒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

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韻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曰：『公公若爲僕，執半主禮。』次翁培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黛雲從，酒馥霧霏，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褰幃促之，俄婢媼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

旣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納袖中，僞醉隱几，頽然而寐。皆曰：『相公

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

已而主人飲酒，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開。

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衆，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

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差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聊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籠，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

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歷城地方的殷尙書，他年輕的時候，原是狼窮的，膽量卻極大；本城有一所舊家的空房子，足足有幾十畝地面，造着接連連的樓房，常常看見妖怪跑出來，因此聽他空着，沒人敢去住。日子多了，院子裏長滿了野草，便在白天，也沒有人敢進去的。

有一天，殷尙書在一家讀書，朋友家裏吃酒，大家說起這所房子，有一個人笑着說道：『有能夠到這裏面去住一夜的，大家湊些銀錢，請他吃一桌酒席。』這位殷先生聽了，便跳起來說道：『這有什麼難處？』他便挾着一牀席子跑去。大家送到他門口，取笑着說道：『我們在這裏等你一回；你進去，倘然見了什麼，須要快快聲張起來！』殷先生笑一笑道：『我若真的遇到了鬼怪狐狸，便當捉住他，拿來給你們做一個憑據！』說着，一轉身進去了。

祇看見長的香附子草，遮滿了道路；那蓬蒿和香艾，遍地出着，和田裏種着的苧麻一般。這時候是初頭上，一鈎黃澄澄的新月亮，照着房屋，隱隱約約的看得出門戶來。他摸着走進了好幾座廳房，纔走到後面樓上，踏上月臺，看見這地方收拾得乾乾淨淨，非常有趣；他便在這裏住下。抬頭一望，見西面天上的月亮，祇遠遠的在山頂兒上露出一線光明來。

他坐了半天，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瞧見；他肚子裏暗暗的好笑，那班造謠言的人，真是無中生有。他便把席子鋪在地上，搬了一塊石頭，權作枕頭；仰天睡倒，看着天上的牽牛織女星。

看了半天，朦朦朧朧要睡熟去，忽聽得樓底下有脚步聲，悉悉索索的走上來，殷先生假裝睡熟，覷着眼睛偷看，見一個丫鬢模樣的，手裏擎着一盞蓮花燈。他見了殷先生，冷不防樓上有人，把他

嚇了一跳，倒退幾步，回過頭去，對後面的人說道：『有陌生人在這裏！』接着樓下那人問道：『是誰？』這丫頭回答說：『不認識的。』停了一回，一個老頭兒跑上來，對着殷先生細細的看了一回，說道：『這個是殷尙書，他睡得狠熟了，我們做我們的事體；殷先生是漂亮人，便是醒來，看見了我們，想也決不見怪的。』說着，帶了丫鬢，一塊兒走進樓屋去，把樓上的門窗，一齊打開。

隔了一回，來來去去的人，愈加多了；樓上燈光，照着屋子裏，和白天一般，殷先生輕輕的翻了一個身，接着打了一個嚏，咳嗽了一聲。老頭兒聽得殷先生醒了，忙跑出來，跪着說道：『小的有一個粗笨女兒，今天晚上出嫁，不知道貴人在這裏，驚吵了貴人，求你不要見怪！』殷先生忙上前去拉起來，說道：『我沒有知道，今天晚上是府上的好日，不會帶得禮物來，慚愧得很。』老頭兒說道：『貴人來了，託貴人的福，壓住邪氣，趕去兇神，已經運氣得很；若得貴人賞光，喝一杯水酒，便格外榮耀了。』殷先生聽了，高興得很，便答應他，走到樓中間一看，那擺設非常考究，非常華麗，便有一個女人出來拜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歲，——老頭兒在一傍說道：『這個是我的老婆。』殷先生便對他作了一個揖。

停了一回，耳朵裏聽得吹打的聲音；有人跑上樓來通報道：『到了！到了！』老頭兒忙跑出去迎接，

殷先生也站起來候着。隔了一回，祇見一排紅紗燈籠，領着新郎進來；年紀大約十七八歲，相貌生得非常漂亮。老頭兒叫他先對貴客行禮，那新郎抬起頭來看看殷先生，殷先生裝作是幫着老頭兒招待客人的，對新郎行了一個半主人的禮。挨到丈人女婿見過了禮，便坐下來喝酒。停了一刻，那抹粉畫眉的女客來了許多，席面上的菜，也不斷的送上來；玉的酒杯，金的酒壺，排列着滿桌子，射出光來。大家吃了幾杯，老頭兒叫丫鬟：『去請姑娘出來。』丫鬟答應一聲，進去半天，不見他出來；老頭兒自己跑去，拉着門簾，催了幾聲。一刻兒工夫，祇見許多丫鬟老婆子，扶着新娘出來；身上掛了許多金的玉的首飾，走着路丁丁冬冬的響起來。那一陣一陣蘭花麝香似的香氣，塞滿了一屋子；老頭兒叫他朝上拜了幾拜，拜罷了起來，挨在他母親身傍坐下。殷先生偷的看了一眼，見他滿頭戴着珠翠，世界上竟沒有再比他縹緞的了。

隔了一回，老頭兒拿出金杯子來篩酒——這酒杯比平常酒杯要大幾倍——殷先生心想：這樣東西，可以拿去給朋友做憑據的。他便悄悄的把酒杯縮在袖子裏，裝假喝醉，靠在茶几上，歪着身子睡去。衆人見了，都說道：『殷相公醉了。』隔了不多時候，聽得新郎告辭出去；一霎時吹打起來，許多人搶着走下樓去。

停了一回老頭兒來收拾碗盞少了一隻酒杯到處找尋也尋不到。便有人背地裏說：『是這睡熟的客人偷去的。』老頭兒忙叫他們：『不許多說！怕給殷先生聽見了難為情的。』

過了一回裏外屋子都沒有聲響了，殷先生纔起來，屋子裏黑黢黢的，沒有燈光，祇有一陣陣的花粉香和酒氣，散滿了四面牆根。抬起頭來，看東面天上發了白光。他便慢慢的走出去，伸手到袖子裏摸摸，酒杯還在那裏。走到門口，他這幾個讀書朋友，早候在那裏，見了殷先生，疑心他是昨天晚上溜回去，到今天一早再走進來的。殷先生拿出酒杯來，給他們看，大家看了詫異，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殷先生便把昨晚的情形說出來，大家一想，這隻金酒杯，不是窮讀書人拿得出來的，衆人便信了他的話。

後來殷先生中了進士，在肥邱地方做官，這地方有一家姓朱的大戶人家，請殷先生去喝酒。主人吩咐：『去取大杯子來。』去了半天，沒有拿出來，有一個小底下人走來，拿手遮着嘴對他的主人輕輕的說了幾句。他主人聽了，好像生氣的樣子，停一回，拿出金酒杯來，勸客人喝酒。殷先生一看，見這酒杯的樣子，和上面雕刻的花紋，和從前狐狸的東西一點兒沒有兩樣，他心裏疑惑起來，問：『這酒杯是什麼地方造的？』那主人回答道：『這酒杯一起有八隻，我父親做京卿的時候，找了

銀匠裏邊的好手來，看着他造的。這是世代傳下來的東西，很小心的收着多年了；因見縣老爺到來，便叫人到箱子裏去，取出來。不知怎的，祇剩了七隻；我疑心家裏人偷去的，但是那包兒包了十年，依舊好好的沒有改動，實在想不出是什麼道理。」般先生聽了，笑笑說道：「這金酒杯變了雀兒飛去了！但這是你們傳代的貴重東西，不可以遺失的；我也有一隻，樣子和這個差不多，停一回去拿來奉送罷。」

般先生酒喝完了，回到衙門裏，尋出那隻酒杯來，叫人快快送去；那姓朱的拿着，細細一看，心裏很奇怪。便親自去道謝，又問：「這一隻酒杯到底是從那裏來的？」般先生便把這件事體從頭至尾說了一邊，纔知道一千里外的東西，狐狸也能夠拿得來，但是他終究不敢留在自己這裏的。

(註一) 共醪 醪是湊錢買酒，共醪是大家湊了錢買酒喝。

(註二) 上弦 每月初一到初八的月亮，叫「上弦」；過了二十三，叫「下弦」。弦是弓背，比方這時候的月亮，和弓背一樣的。

(註三) 倜儻 倜儻，便是活潑，俗語叫「漂亮」。

(註四) 箕帚女 說自己的女兒生得粗笨，祇能狗捏糞箕掃帚做些粗笨事體，是一句客氣話，漢記裏有一句：「臣有弱息，願奉箕帚。」

(註五) 爲儻 人家裏有婚喪大事，在裏面管

行禮事體的叫相，在外面招待客人的叫僮；古時的僮相，都是有體面的人做的。

(註六)酒馘 馘，便是肉。

(註七)什襲 「什」和「十」一樣的什襲，便是十層包裹子。闕裏有兩句：「革置十重緹巾」。

什襲。」

(註八)明府 漢朝人叫知府官叫明府，唐朝人叫知縣官叫明府，這書是依唐朝人的叫法。

(註九)羽化 羽，是說雀兒化，是變化；是說這東西變做雀兒飛去不見了。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善陀寺，傭爲寺僧鈔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

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略致慰問，卽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日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卽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驚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

問：『宅何久鏽？』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

當晚，談笑甚懽，卽留共榻，味爽卽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尙擁被坐，僮入曰：『太公來！』生驚起見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進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

酒數行，叟輿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藝，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

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句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

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日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蒙養，兄曠逸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

亦易足也。」

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

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盤，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命歸，何久不至？」

俄，僮入曰：「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呻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

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腐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刀薄於紙——把釧握刀，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牀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假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圍

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瘦；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纔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細細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沈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若不自已。

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只一少妹，齒太稚。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

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娥，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諾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吹鼓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帳，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

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卽送君行。」

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屬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

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

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豔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甫一男，名小宦。

生以忤直指罷官，墨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湫浮釘，宛然世族，則問妹子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

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

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兇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始所教。

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翳，回視舊居，無復闔閭，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日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

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松娘亦出，共昇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寐。於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

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歿。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旣歸，以閒園寓公子。

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局。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爲狐兒也。

異史氏而：『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肌，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有一個讀書人，名叫孔雪笠——原是孔夫子的子孫——做人極和氣，詩做得也很好。他有一個要好朋友，在天台縣做官，寄了一封信來叫他去。孔雪笠到了那邊，恰巧這位縣官死了，他便流落

在天台，不能回家。住在善陀寺裏，替廟裏的和尙抄寫抄寫，賺幾個錢。在這座廟的西面，隔開一百多步路的地方，有一所房子，原是單先生的。先生本來是舊家子弟，因為和人家打了多年的官司，銀錢也化完了，家裏的人很少，用不着這許多房屋，便搬到鄉下去，住着這所房屋，也便空起來。

有一天，落下一場大雪，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孔雪笠無意中走過這座大房子的門口，見裏面走出一個年輕的公子來。衣服穿得很闊綽，神氣也很漂亮；見了孔雪笠，便走上前來，對他行了一個禮，說了沒有幾句話，便邀他到家裏去。孔雪笠歡喜他這個人爽快，馬上跟他走進門去；裏面房屋雖不十分大，卻到處掛着綢緞的門簾，牆上掛了許多古人的字畫，桌子上擺着一本書，書籤上寫着瑯環瑣記四個字。翻開來一看，書裏所記的，都是沒有看見過的。孔雪笠看他住在姓單的房子裏，想他一定也是姓單，便不去問他的名姓；那公子倒細細的打聽孔雪笠的來歷，孔雪笠老老實實的告訴他。公子心裏很可憐他，勸他開一個館教書；孔雪笠聽了，嘆一口氣說道：『客邊人誰肯替我介紹？』那人說道：『你若不嫌我粗笨，我便拜你做先生。』孔雪笠聽了，快活得了不得；不肯直受先生的稱呼，情願和他做一個朋友。又問他：『這座房屋，爲什麼關閉了這許多日子？』他回答道：『這是單家的房子，從前因爲單家公子，住在鄉下，所以把這裏房子空得長久。我是姓皇』

甫，祖代一向住在陝西；現在我家裏被野火燒去了，暫時借這房子住幾天。」孔雪笠到這時候，纔知道他不是姓單。

這一晚上，他兩個人說說笑笑，很高興，便拉他一塊兒睡覺。天纔亮，就有一個童兒走進房裏來，把火盆燒旺了，公子先起來，走到裏邊去，孔雪笠還擁着被頭坐在牀裏。忽然那童兒跑進來，說道：「老太爺來了！」孔雪笠忙跳下牀來，看見一個老頭兒，走進來，頭髮雪白，對着孔雪笠狠客氣的說道：「先生不嫌我兒子粗笨，肯教他讀書；小孩子纔學得東塗西搨，萬不可因朋友稱呼，便當作平輩看待。」隔了一回，送出一件綠衣服來，還有貂皮帽子鞋襪，每樣都是一件。看孔雪笠洗臉梳頭完了，便叫：「送上酒菜。」屋子裏用的茶几坑榻，和那老頭子身上穿的衣服材料樣子，都非常別緻，也叫不出他的名目來；祇見那東西都發出光來，照在眼睛裏，眼也花了。

當下喝了幾杯酒，老頭兒站起來，拄着拐杖去了。吃罷了飯，公子送上他做的文章本兒來；裏邊做的都是古文詩詞，並沒有一篇八股文章。問他：「爲什麼不做八股？」他笑笑說道：「我並不想求功名。」到了晚上，又喝起酒來，說道：「今天晚上，我們再開開心，明天便不許了。」又對童兒說道：「你去看看老太爺有沒有睡覺；候他睡下了，悄悄的把香奴叫出來。」

童兒去了一回，把一個繡花套兒套着的瑟琶先拿出來，停了一回，走進一個丫鬟來，臉上擦着胭脂花粉，那臉兒又長得非常標緻。公子叫他彈一曲湘妃調，這丫鬟拿牙籤兒鈎動絃線，聲音彈得很響，腔調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又叫：『拿大杯子來篩酒。』直喝到三更時分纔住。

到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兩人一塊兒念書。這個公子很聰明，眼睛一看見，便念得出來，到了兩三個月以後，動筆做起文章來，非常高妙。——兩人說定，隔五天喝一回酒，每到喝酒的時候，便去把香奴叫來。——有一天晚上，孔雪笠酒喝醉了，他兩隻眼睛不住的看着香奴，公子在傍邊，已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這個丫鬟是我父親養着的，哥哥一個孤身，身邊既沒有人，回去又沒有家，我也日夜替你想法子，總要替你尋一個好女人，配得上哥哥的。』孔雪笠聽了，說道：『你若真的有這個好心，我一定要和香奴一般的，纔稱我的心願。』公子笑笑說道：『你真是少見多怪的。像香奴這樣的，你已經滿意了；你的心願，也容易打發的了。』

住在這地方，又過了半年，孔雪笠氣悶得很，想到城外空曠地方去走走，走到大門口，看見兩扇門反鎖着。孔雪笠問他：『什麼道理要把門鎖起來？』公子說道：『我父親怕開了門，常常有朋友來往，打斷了我們讀書的念頭，所以把門關起來，是不叫人來的意思。』孔雪笠聽了這個話，也祇

得罷了。

這個時候，已是夏天，天氣很燥熱，他們便把書房搬到花園裏去。孔_雪笠胸脯頭，忽然生了一個瘡，和桃子一般大，隔了一晚，又大得和飯盤一樣，痛得嘴裏不住的叫喊。公子從早到夜，在傍邊看護，他忙得飯也不吃，覺也不睡。又過了幾天，痛得愈加利害，連茶飯也不能進口；老太爺也知道了，到書房裏來看他。看了這情形，祇是嘆氣，也想不出醫治的法子來。公子忽然對他老太爺說道：「孩兒前夜想起先生這個病，祇有嬌娜妹妹能夠醫治；已經差人到外婆家去叫他回來，怎麼去了這半天，還不見來？」

停了一回，童兒進來報說：「嬌娜姑娘來了！姨奶奶帶着松姑娘，一塊兒來的。」他父子二人聽了，急忙跑進去，隔了一回，公子領了他妹妹到書房裏來。見了孔雪笠，行了一個禮。年紀大約十三四歲，那雙水盈盈的眼光裏，露出一肚子的聰明來；一榻細瘦腰肢，和風擺楊柳似的，行一步也可人意兒。孔雪笠見了這美人兒的顏色，頓時忘了痛楚，嘴裏也不叫喊了，精神也忽然清爽起來。公子便對他妹妹說道：「這一位是你哥哥的好朋友；我們的交情，和同胞手足差不多，妹妹要好好的替他醫治。」

嬌娜姑娘聽了他哥哥的話，便收拾起害羞的樣子，把袖口捲得高高的，走近牀去一看，伸手在胸口撫摩一回。孔雪笠祇覺得一陣香氣，送進鼻子管裏，比蘭花的香還勝幾倍；嬌娜姑娘笑了一笑，說道：「怪不得要害這種病，原來他心脈動了！這病勢雖來得利害，卻還可以醫治。如今皮肉上已結了塊，要醫治他，非割開皮削去肉不可。」說着在他臂膀上脫下一隻金鐲子來，擱在瘡面上；他用手慢慢按下去，那瘡頭兒便擠起一寸多高，露出在鐲子外面，那瘡脚四面紅腫的根盤，一齊縮在鐲子裏面，不像從前和飯盃一般大了。看看到了時候，他撩起衣襟，掏出一柄佩刀來，——那刀口薄得和紙一般，——一隻手按住鐲子，一隻手握着小刀兒，輕輕的靠緊根盤上割去。那紫色的血四面流下來，淌在牀上席子上，都弄滿了；孔雪笠這時貪圖和美人兒親近，非但不覺得痛，還怕他割得快，不能夠親近得長久。不多一回，已把腐爛的肉割盡，露出圓圓的一個疤，——和樹上削下來的疣一般，——嬌娜姑娘便叫：「拿水來，再替他洗瘡口。洗淨了他嘴裏吐出一粒紅色的丸藥來，——這丸藥和彈子一般大，——在皮肉面上手按着，一邊搓一邊轉，纔轉了一圈，便覺得一般熱氣，和火燒一般，轉了第二圈，那皮膚已發起癢來，第三圈轉完，覺得遍身涼爽，直到骨髓裏邊。嬌娜姑娘拿起丸藥來，咽下肚去，說一聲：「好了！」急急走出書房。孔雪笠從牀上跳下來，跑過去

說聲：『多謝！』姑娘已經進去了。他這時身上的痛苦，已一點兒沒有了；空下來常常想着嬌娜姑娘的面貌，心裏祇是丟不下。

從此他書也無心讀了，終日坐着發呆，滿肚子搔摸不着的苦；公子暗暗的留心，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對他說道：『做兄弟的已經替哥哥尋得了一個極好的配偶。』孔雪笠聽了，問是：『什麼人？』公子說道：『也是我的親戚。』孔雪笠低着頭想了半天，搖搖頭說道：『不必費心。』他跑去對着牆，背出兩句詩來，那詩裏的意思說道：『到過大海裏的人，見了別地方的水，是看不上眼的了；看過巫山的雲，那別地方的雲，都沒有什麼好看了。』公子聽了，知道他見了他的妹妹以後，別的女人都不存他心上。這兩句詩的意思是拿他來做個比喻的，便接着說道：『我父親很歡喜你的才學，早想和你結一門親，但是我共總祇有這一個小妹子，年紀又太小。我有一個姨媽的女兒，名叫阿松，年紀已經十七歲了，面貌也很不壞。你如不相信，阿松姊姊天天到花園裏來的，你去躲在前面廂房裏，可以看得見他。』

孔雪笠依了他的說話，果然看見嬌娜姑娘，同了一個美人兒走來，彎彎的眉兒，尖尖的脚兒，那容貌的美麗，和嬌娜姑娘不相上下。孔雪笠歡喜得了不得，便託公子做媒，過了第二天，公子從裏面

出來，見了孔雪笠，便說道：『恭喜！恭喜！親事成功了！』便收拾起一間房屋來，給他兩人拜堂成禮。這日晚上，屋子裏吹打得很熱鬧，房屋也震動了；那新娘娘遠遠望去，和神仙一般。忽然和他一塊兒睡在被窩裏，孔雪笠心想：那月宮不一定在天上的了！他兩人吃了合歡酒以後，心裏非常的合意。

有一天晚上，公子對孔雪笠說道：『哥哥教導我的好處，我沒有一天忘記的；這幾天單公子官司已經打完，他快要回來，要房子要得狠急，我們全家要離開這裏，搬到西面去。看樣子不能和你再在一塊兒了！』兩人說着，心裏覺得依依不捨，孔雪笠要跟他一塊兒去，公子勸他回家去，孔雪笠說道：『要回去也不容易。』公子說道：『不用耽心事，我有法子送你回去。』

停了一回，老太爺拉了松姑娘出來，拿了三百兩金子，送給孔雪笠。公子伸出左手拉住了孔雪笠，右手拉住了松姑娘，叮囑他要閉緊眼，眸子不要偷看。『忽覺身體輕飄飄的飛起來，脚底凌空，祇聽得耳邊風聲呼呼的響，隔了好半天，聽說道：『到了！』張開眼來一看，果然見了家門。纔知道公子並不是人。』

孔雪笠歡歡喜喜的走上去，打他家裏的大門，他母親一見了兒子，真是想不到的。又見了這個美

貌的媳婦，母子婆媳見了面，說不盡的歡喜話；回過頭來一看，公子早已走了。——松姑娘在孔雪笠家裏，知道孝順婆婆，從此美貌賢惠的名氣，遠近的人都知道。後來孔雪笠中了進士，派他到延安去做司李官，帶了家眷上任。——他母親因為路遠不去。——松姑娘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小官。

後來孔雪笠得罪了巡按使，革了職，因路上種種阻礙，不得回家；他空着沒事，到城外打獵去，遇到一個年輕的俊秀男子，騎着馬。他見了孔雪笠，常常回過頭來，細細一認，原來便是皇甫公子，兩人勒住了馬，心中說不出的又悲傷又歡喜；公子邀孔雪笠到一處鄉村地方去，一座大樹林子，那樹葉密密層層遮住了天上的太陽光。走到一家門口，祇見大門上釘着白銅門環，狠像是大戶人家。孔雪笠走進去，問起嬌娜妹妹，說：『已經出嫁了。』問的岳母，說：『已經死了。』心中說不出的感慨淒涼。過了一夜，和松姑娘一塊兒正要告別回去，見嬌娜也來了，抱着孔雪笠的孩兒，逗着他笑。說道：『姊姊亂了我們的種了！』孔雪笠上去作了一個揖，謝謝他從前醫治瘡癩的好處；嬌娜姑娘笑說道：『姊夫現在貴了，瘡口早已收了疤，到今天還沒忘記痛麼？』接着那姓吳的妹夫也來了，和孔雪笠見面；他夫妻兩人，住了兩夜，告辭去了。

有一天公子忽然跑來臉上露出憂愁的樣子來，對孔雪笠說道：「天上有災難落在我們家裏，哥哥不肯救救我？」孔雪笠聽了他的話，不知道是什麼事體，便滿口答應，公子聽他答應了，忙跑出去帶了一家人進來，一齊跪在廳堂裏。孔雪笠見了，詫異得慌，忙問：「什麼事體？」公子說道：「我們不是人，實在是個狐狸，今天要遭天雷打死，哥哥如肯親身去替我們受一受難，我們一家人的性命，都能夠保住。你如不肯，我們也祇得帶了子孫到別處去，決不敢來拖累你了。」孔雪笠聽了這話，便立誓願和他們一塊兒生死。公子便叫他手裏擎着寶劍，立在門口，叮囑他道：「如有雷來打你，你千萬不要逃走！」孔雪笠一一答應。

停了一回，果然看見那狼睛朗的天上，忽然四面起了黑雲，見得眼前昏沉沉的，和罩住在幕子裏一般；回過頭去看看自己的房屋，那門窗牆壁都不見了，祇看見一座大墳，墳前一個大窟窿，望去黑黢黢的，看不見底。孔雪笠心裏正詫異的時候，忽裏得一聲霹靂，山搖地動，接着狂風大雨，那幾百年的老樹，也齊根拔了起來。孔雪笠眼睛也看花了，耳朵也震聾了；他挺着腰站着，一動也不動。忽然在濃黑的煙球裏，看見一個鬼，尖嘴長爪，從窟窿裏拉着一個人出來，踏着煙頭，正要飛上天去；忽然煙頭裏邊露出那人的衣裳鞋子來。孔雪笠定睛一看，心想這樣子狼像是嬌娜；他便跳起

來，擎着劍斬去，那人跟着手落下地來。耳中忽聽得山倒一般的響亮，一個焦雷打過來，孔雪笠倒在地上死了。

停了一回，天也晴了，嬌娜自己蘇醒過來，看見孔雪笠倒在一旁，他便號大過哭說道：『孔家郎君，爲我死了，我也不願活在世上！』這個時候，松姑娘也走出來，兩人抬着孔雪笠的身體，回到家裏。嬌娜叫松姑娘捧住他的頭，他哥哥拿一根簪兒撬開牙關，嬌娜上去捧住他的臉兒，把舌尖抵住一粒紅丸藥到他嘴裏，又和他嘴對嘴的吹進氣去。那粒紅丸藥跟了一口氣走進了喉嚨，喉嚨裏便格格響起來，停一回，孔雪笠清醒過來，看見一家的人站在他面前，他好像夢中醒來一般。看看一家人一個也不少，驚慌去了，心裏又快活起來。孔雪笠說：『這荒墳堆裏，不能長久住着，不如跟他一齊回到家裏去。』大家聽了都說：『好。』祇有嬌娜不願意同去。孔雪笠勸他和妹夫一塊兒去，又怕他公婆捨不得小兒子，大家商量了一天，想不出個好法子來。

忽然吳家一個小底下人，滿頭流着汗，氣急喘喘的跑來，大家看了這樣子，非常詫異，忙問他：『什麼事體？』原來吳家也在這一天遭了難，一家人都被雷打死了。嬌娜聽了，跳起縣來哭個不住，大家勸住他，這一來纔把同回去的事體，商量停當。孔雪笠進城去，料理幾天事體，便連夜動身到了

家裏分出一座空的園子來，給公子安頓家眷。

他們常常把大門反關起來，孔雪笠和松姑娘來了，纔肯開門。孔雪楚和公子兄妹二人，在一塊兒下棋喝酒，說說笑笑，和自己爲一樣。過了幾年，小宦長大起來，相貌極俊秀，可是狠有狐狸的脾氣，常常到街上去游玩，大家知道他是狐狸生的兒子。

異史氏說道：『我對於孔雪笠，並不羨慕他貌有美的妻子，實在羨慕他有這溫柔的朋友，看一看他的臉兒，可以忘了肚肌，聽一聽他的聲音，不由人心裏快活起來。得着了這種好朋友，常常和他談談天，喝喝酒，這魂靈兒也要被他的美貌勾去，實在比夫妻同牀的快樂還要有趣呢！』

(註一) 蘊藉 蘊藉，是說人的脾氣有涵養工夫。

(註二) 落拓 落拓，便是流落在客鄉。

(註三) 瑯環 神仙住的地方，叫「瑯環福地」。

(註四) 曹邱 周朝時候有一個曹邱生，他在外面常常對人說季布的好處，後來季布的名氣一天大似一天，後來的人便把曹邱兩字做了

中間人的頭銜，因爲他專替人說好話的。

(註五) 駑駘 壞的馬，叫駑駘。

(註六) 塗鴉 說自己的字寫得不好，像一隻老鴉一般，是客氣的口氣。盧全有一句詩道：『塗抹詩書似老鴉。』

(註七) 節拍 節拍，便是音樂段落的地方，俗名

叫腔調。

(註八)物色 物色，便是尋訪的意思。色，是形色。
(註九)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兩句詩，是唐朝元稹，死了妻子做的。滄海的水頂大，巫山的雲是最好；看見過這兩處地方的雲和水，別地方的水和雲都看不上眼了。拿這詩句來譬喻他妻子的才學最高，面貌最美，別的女人都比他不上意思。

(註十)畫黛彎蛾 黛是女人畫眉毛用的一種黑石頭。女人的眉毛樣子，愈彎愈好看；那蠶蛾的眉毛，長得最好看，又黑又彎。畫黛彎蛾四個字，便是說這女人拿黛石把眉毛畫得彎彎的，同蠶蛾的眉毛一樣。

(註十一)蓮鈎蹴鳳 蓮鈎，是說女人的小腳；鳳，是說他鞋頭兒上繡着一隻鳳凰。便是說和鈎一般的小腳兒，套着一雙繡鳳凰的鞋子。

(註十二)合卺 半個葫蘆，蘆叫卺，夫妻行婚禮的時候，夫妻各拿半個葫蘆，喝酒，叫合卺。俗名便叫合歡杯。

(註十三)司李 古時官名，專管牢監審問犯人的，又叫司理。

(註十四)直指 直指，便是明朝的御史和清初的巡按差不多。

(註十五)顛倒衣裳 顛倒衣裳，是形容男女同牀的樣子。後漢書后妃紀裏有兩句說道：「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贖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講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

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遂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鑄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歛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卽王東之之孫乎？我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信，便邀臨顧。

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

王爲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

隲三日果至，出數金，糶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察知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

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資，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講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

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滯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經，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

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賤，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啓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

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恆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頗憇，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

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鬪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

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

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元，輒放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鶉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子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

卽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蹕，客鶉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鍛羽，史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

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圍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王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鬪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

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恆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爾重直，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旣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

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

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頗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卽如王命。」王喜，卽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對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斬之，八百金在掌中矣！」

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

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有一個姓王名成的，是平原地方的舊家子弟。性情十分懶惰，家景一天一天爲難起來，只賸了幾間破屋子，同他妻子睡在麻草堆裏，常常聽他的罵聲，實在難過。這時正在夏天，天氣狼熱，近村原有周家的一座舊花園，牆頭房屋已經坍塌，獨有一座亭子未倒，村裏的人都在這亭子裏過夜，王

成也去睡在那裏。

等到天亮，同他同睡的朋友都走了，太陽出得很高，王成起來，剛要回家，看見草地上有一支金鳳釵兒，拿在手裏，仔細一瞧，見上邊刻着「儀賓府造」幾個小字。——王成祖上原是衡府的王親，傳下來有幾件貴重東西，也是這個款樣。——他拿了這枝金釵，正在疑惑，忽然有一個老婆子跑來，說是找金釵的。王成雖然貧窮，他性情卻是極高傲的，立刻把金釵還了他，那老婆子歡喜得什麼似的，稱贊王成是有品行的好男子。又說道：「這枝釵能值幾個錢，不過是我丈夫遺下來的東西。」王成問他：「你丈夫是誰呢？」那老婆子道：「就是從前衡府的王親王東之。」王成聽了，吃了一驚，說道：「老太太說的王東之，就是我的祖父。」老婆子也吃驚道：「原來你就是王東之的孫子嗎？我是狸仙百年前我同你祖父十分恩愛，後來你的祖父死了，我就躲起來。現在這金釵，却巧到了你手裏，這豈不是天意麼？」王成也聽說他祖父有個狐仙老婆的，便信他的話，請到他家裏去。

老婆子答應，跟王成到了家中，王成叫他的妻子出來相見。這時王成的妻子，穿着一身破衣服，蓬着頭髮，滿臉都是飢寒的顏色，老婆子說道：「呀！王東之的孫子，窮到這個地步！」又四面的一看，

家中連一粒米一根柴也沒有，說道：『家中窮得這樣，兩口兒怎麼能過活呢？』王成的妻子，又將家裏爲難的情形，仔仔細細告訴他聽。一邊說，一邊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老婆子把金釵給了他，叫他暫時當幾個錢來買米，說：『歇三天再來看你們。』王成苦苦留他，他說：『你一個妻子，尙且養他不活，還添上一個我，大家愁愁悶悶的也沒意思。』說着一選去了。

王成告訴他妻子，說：『這老太婆是狐仙。』他妻子害怕起來。王成又說：『他雖是狐狸，却和我祖父結過露水姻緣，又狠有義氣，以後他來了，你須要敬重他，當他是個祖母一樣。』他妻子答應了。等過了三天，那老婆子果真來了，拿出好幾兩銀子，幫他媳婦兒買了一石米，一石麥，晚上便歇在王成家裏，和王成娘子睡在一牀。王成妻子原有點害怕，後來留心看他，覺得這老婆子十分關心，又十分慈愛，也就不疑心了。

第二天，對王成說道：『我的兒！你千萬不要這樣懶惰！年少的人，應該做做事體，坐吃山空，不是久長之計。』王成道：『我苦於沒得本錢。』老婆子道：『你祖父在時，金珠綢緞，隨我拿的，我因爲不是凡人，拿了也沒用處。現在只剩了買胭脂花粉的銀子四十兩，存在箱子裏，久藏着也沒甚用處，不如你拿了去，買些葛布，快快趕上京去，可以得點利息。』王成答應了，去買了五十幾匹葛布，回

來聽老婆子的話，立刻收拾行李，算算有六七天功夫，可以到北京。又叮囑：『諸事要勤謹，不可懶惰。倘若您忘了我的囑咐，將來懊悔也來不及的。』王成一一答應。

背上包裹，走到半路，天就下雨，身上濕透。王成從小過的很快活的日子，那裏受得起這種辛苦，漸漸的有點吃不住了，暫時找到客店裏去歇腳。誰知那雨腳兒點點滴滴直到天明還未停止；守了一夜，那道兒上越發滑得利害。看那路上來來往往的人，把兩腳浸在爛泥裏，雨水一直濕到大腿上；他看了害怕，不敢出去。直到十二點鐘，雨也停了，路也乾了；他正要走，一霎時天上的雲又漸漸的聚攏來，一會兒又下起大雨來了。他又歇了兩三夜，纔得上路；他在路上聽說葛布價錢長了，心裏十分歡喜。待到得京中，進了客店，那掌櫃對他說道：『可惜你來得遲了！』

當王成未到以前，南方說兒初通，葛布到得很少；京裏的大戶人家，又家家愛買葛布，價錢因此很貴，比到平常竟可長到三倍。前一天，忽然來了許多賣葛布的客人，價錢便跌得非常快；所以那掌櫃的說他來得太遲了。王成聽了，不高興；過了一天，那葛布越來得多了，價錢也越賤了。王成暗想：既然沒有利息，不如不賣。無奈住在客店裏是要用錢的，住了十幾天，便鬧了許多飢荒。掌櫃的勸王成把葛布來賤賣了，留下來的錢，還可以作別的買賣。王成聽他的話，蝕了十幾兩銀子，到早

上起來想動身回家去！拿起錢袋兒來一看，誰知那銀子早已不見了。嚇了一跳，跑去告訴掌櫃的；那掌櫃的聽了也沒有什麼法子。傍傍有幾個客人插嘴道：『你爲什麼不去告官，叫掌櫃的賠你的銀子呢？』王我嘆口氣說道：『實在是我的運氣不好，與他什麼相干？』那掌櫃的聽了，却十分感激他，送他五兩銀子，寬慰幾句，勸他回去。

王成想道：『我這樣回去，那裏有這張臉兒祖母呢？』他在店堂裏踱來踱去，心中正不知如何是好；一眼見許多人圍着，在那裏鬪鴿子賭錢，每一回進出總是幾千。一頭鴿子的價錢，也要值到一百以外。王成想道：『這買賣倒也不錯。』算一算自己錢袋裏的錢，祇能販了鴿子，賭是不能賭的了。他打定主意，去和掌櫃的商量。那老頭兒一味哄着他，還同他說：『你在我店裏吃的住的，我並不算你的錢。』王成聽了，暗暗歡喜，忙去販了一擔鴿子回來；那掌櫃的看了很高興，說道：『我但願你早些脫貨求財。』

誰知到了晚上，天下起大雨來，一直到天亮，街道上的水淌來淌去，同開了河一般。那雨絲兒是不斷的下來。王成沒法，祇得呆坐在店中候天晴。接連好幾日，看看籠子裏的鴿子，慢慢的快死完了。他急得沒有法子，過了一天，那鴿子祇剩了幾頭，又過了幾晚，止剩了一頭鴿子活着。他去告訴掌

櫃的，想起自己運道不濟，不覺吊下淚來；那掌櫃的也替他發愁。王成到了這個地步，銀子既用完，也沒有面目回家鄉去，他心裏祇想尋死；那掌櫃的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說道：『我和你去看看那一隻活鴿子，究竟怎麼樣了。』細細的看了半天，掌櫃的說道：『依我看來，這一頭東西，是狼好的，那些死了的，說不定還是鬥他不過的緣故。你閒着沒事，不如教練教練，倘若是教好了，和人家去鬧贏了，也可以賺幾個錢。』

王成依他的話，把鴿子弄熟了，掌櫃叫他拿到街上和別人的鴿子鬥着試試看。這鴿子狠利害，賭來賭去，總是王成贏的；那掌櫃的也替他快活，拿銀子給王成，叫他和那有錢的子弟去賭。賭了三四回，都是王成一個人贏的；過了半年，居然積蓄了二十塊錢。王成心裏也便快活起來，看了那隻鴿子，比自己的性命還要值錢。

*

*

*

*

*

*

從前有一個親王，也是愛鬥鴿子的，每年到了正月十五的日子，找那些喜歡養鴿的人，到他王府裏去鬥着玩，這時掌櫃的對王成說道：『你的機會到了！不知道你的運氣怎麼樣？』王成聽了，不明白；他便把親王鬥鴿子的事體說了，便領王成到王府裏去。路上又叮囑他道：『萬一敗了，你祇

好認個晦氣走出來；要是鬥勝了，那親王一定要問你買那隻鴿子。你那時千萬不可就答應他！他若一定要問你買，時你只要看我眼色；我說肯了，你纔能答應。」王成說道：「知道。」兩個人走進王府，祇見鬪鴿子的人，在階沿下來擠滿了；停了一回，那親王出來，坐在殿上。兩傍的人，高聲叫道：「誰願意合大王鬥鴿子的便上來？」

內中有一個捧着鴿子，立刻上去；親王叫把自己的鴿子放出來，那客人的鴿子也放出來，飛起來，略鬥了一鬥，那客人的鴿子便敗了。親王看見自己贏了，不覺哈哈大笑。一回兒接連上去了好幾個，都是敗夫來的。那掌櫃的推着王成道：「時候到了！上去罷。」兩人一塊兒上去。親王看了王成的鴿子，說道：「眼露凶筋，這鴿子是狠利害的，不能隨隨便便的便鬥，把我的鐵嘴鴿拿出來，和他鬥一鬥。」兩隻鴿子，連鬥了一兩合，那隻鐵嘴的翼膀垂下了；親王的鴿子，換了好幾頭，都被王成的鴿子打敗。親王叫：「快把宮裏的玉鴿拿來！」

不到一回，捧出來一看；他毛片白得和鷺鷥一般，神氣清爽，和尋常的鴿子兩樣。王成看了心裏不禁嚇了一跳，當下就跪在親王面前，求告道：「小人不願鬥了。大王的鴿子，實在不是世上所有的，恐怕鬥起來，把小人的鴿子鬥死，小人從此便要失了飯碗。」大王笑道：「你放出來罷。要是鬥死

了，我重重的賠償你。」王成沒法把那鴿子放出來；看他一直跑下去，那頭玉鴿，也卻巧飛來。王成的鴿子，神氣和雄雞一般，蹲着候着；玉鴿狠用氣力的咬他，他便像仙鶴似的飛起來，打着旋兒，趁空便上去咬他。忽然向前，忽然退後；好一回，那玉鴿慢慢的有點兒不濟事了。兩隻鴿子，正在發性子的時候，越發鬥得很；一回兒，玉鴿的毛都被他抓下來，玉鴿垂着翅膀逃走。

在兩傍看的幾千個人，沒有一個不稱讚王成的鴿子；親王把王成的鴿子捧去，放在手上，從嘴到脚，細細的看了一遍。說道：「這鴿子你願意賣麼？」王成道：「小人是個沒有家業的窮人，全靠他養活我，我是不肯賣的。」親王說道：「給你狼好的價錢，以做一份中等人家，你可願意賣他麼？」王成狼想了半天，說道：「本來不願意賣他的，但是大王既然愛他，能夠教小人一生有了吃着，也便罷了。」那親王問他：「究竟要多少錢？」王成道：「一千兩銀子。」大王笑道：「你這人真有點兒獸氣；這又不是珍珠寶貝，要值這樣重價？」王成道：「大王雖然不拿他當寶貝，小人看來，那頂好的玉還比他不上呢！」親王道：「這是什麼緣故？」王成道：「小人天天拿他出去，賺得幾兩銀子回來，買米買布，家裏十幾口兒，都全靠他不受凍不受餓；什麼寶貝，能及得上呢？」親王道：「我也不要你吃虧，給你二百兩銀子。」王成不肯。親王又加上一百多兩，王成還是不肯，拿眼去

看那掌櫃的，那掌櫃的聽了，和沒事人一般。又說道：「既然大王要他，我就減去一百兩。」親王道：「不要說了，誰肯拿了九百兩銀子，去換一頭鴿子呢？」王成聽了，把鴿子藏起來要走了；那親王忙喚道：「你這賣鴿子的回來！賣鴿子的回來！我實在給你六百兩銀子，你肯便買，不肯我也不要了。」

王成這時，又拿眼去看着那掌櫃的，看他依舊和沒事人一般；王成聽了六百兩銀子，心裏快活得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祇恐錯過機會，反而賣不成。心裏這樣想，嘴裏說道：「拿算個賤價賣了他，心裏實在有點不願意；但是大王既然說了半天，如果小人不賣，是小人得罪了大王，沒奈何遵大土的命，便賣了他罷。」親王聽了，狼高興，趕緊稱了銀子，交給王成；王成磕了頭，拿了銀子出來。那掌櫃的埋怨他道：「我早時怎麼囑咐你的？你怎麼這樣性急便賣給他了？如果再延挨一回，八百兩銀子，也便到你的手裏了。」

王成回到客店，把銀子統統倒在桌子上，叫掌櫃自己拿，掌櫃的不要，王成硬要他拿，他算了房飯錢，別的仍是不要。

王成收拾行李，動身回到家裏，把這情形說出來，拿出銀子來，大家歡喜。老婆婆叫他買三百畝頂

好的田，造起房屋來，買起傢伙來，居然是成了一家大戶人家。這老婆婆天天起得很早，叫王成，到田裏去督工，叫王成的娘子看着女工織布；夫妻兩人，稍稍有點懶惰，便要聽他老人家的教訓。他兩口兒也很敬重他，一句也沒有怨他的說話。——這樣的過了三年，家景越發富餘了，那老婆婆卻要走了；夫妻兩個，那裏肯放，拉住他哭起來。這老婆婆見兩口兒如此捨他不得，也便留下；到了明天早上，候這老婆婆，還不出房來。走進去一看，裏面並沒有人，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異史氏說道：『發財都是從勤謹得來的。這個王成，偏偏是從懶惰得來，也是第一回聽見，你們却不知道，他窮到這地步，能夠不改變他孝順的天性，這便是天起初厭棄他，到底可憐他的緣故。難道懶惰的人，真能發財的嗎？』

（註一）牛衣 牛衣，是亂苧麻編成的。漢朝一個

王章，做秀才的時候，害病在牀上，沒有被蓋，把這牛衣蓋在身上，對着他娘子哭，娘子也對他哭。

（註二）儀賓 明朝的制度，皇帝的遠親，都叫儀

賓。

（註三）菜色 肚子餓得沒飯吃，專吃菜，臉上沒有了血色，便叫菜色。

（註四）仰屋 人到沒有法子的時候，頭仰起對着屋頂歎氣，便叫仰屋而嘆。

（註五）連城壁。壁，便是玉。趙國得着了姓和家裏的一塊玉，秦國的昭王知道了，情願拿十五

座城池和他換。因此便把這塊玉叫作連城璧。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陵夷，樓舍連互，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夜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

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蓬蒿，曲折而入。

登樓，殊然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嫗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纔及笄耳。酒馔滿案，圍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人閨闈？」生曰：「此我家閨闈，君佔之，旨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

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豕兒也。』揖而坐。

略審門閭，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

叟大喜，謂之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媼云：『此爲老荆。』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

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鈎，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媼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褰帷去。

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獨待終宵，寂無聲效，歸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

目視生。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

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扇，闢之，呀然；生急起窺視，則扉半啓，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却走，遽闔雙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但閨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

女似肯可，啓闌出，捉之臂而曳之；生大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卽相思無用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耳，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卽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爲歡。

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俯首倚牀，門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出，叟亦出，尾而聽之，詞詬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斧鈇鉞，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

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

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斂耳戩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啓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遭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爲己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男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獵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効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

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喜乃曰：『妾少狐，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

次日，莫三郎果至，鑣膺虎張，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

溫便託裘敝，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卽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爲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隱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知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

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傅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太原地方性耿的，原是大戶人家，家裏房屋狼狽，到子孫手裏，敗下來了，接連連的樓屋，倒有一半空着。空得日久，便生出妖怪來了。大廳上的門，自己會開，自己會關，家裏的人常常睡到半夜三更，驚慌起來，叫喚起來。那姓耿的心裏害怕，便搬到莊子裏去住着，留一個老頭兒，在家裏看門。從此以後，這地方愈加冷靜，有時聽得空屋子裏說話發笑唱歌吹打的聲音。

姓耿的有一個姪兒，名叫去病，他的脾氣放蕩不羈，對看門的老頭兒說道：『你若見了妖怪，快快跑來告訴我。』到了夜裏，見裏面樓上露出燈光來，忽然亮忽然暗，那老頭兒看了，便去告訴去病。去病要跑進去，看到底是什麼妖怪，老頭兒攔住他，他不依，裏面門路，他平日原是走熟的，便踏着院子裏的野草，彎彎曲曲的走了進去。

跑到樓上，一點兒沒有什麼稀奇樣子；穿過樓屋，走進去，聽得有人低低說話的聲音。他輕輕的過去偷看，見裏面點着兩條大蠟燭，照得屋子裏雪亮，和白天一般；一個老頭兒，戴着方巾，朝南坐着一個老太婆，坐在對面，東面坐着一個年輕的男子，年紀大約二十多歲，右面坐着一個姑娘，望着年紀，不過十五歲。酒杯肉盤，擺滿了一桌子，四個人圍坐着說說笑笑。去病直衝進去，嘴裏笑着嚷着道：『有一個你們不會邀請的客人來了！』屋子裏的人，大家嚇了一跳，逃到裏面去躲着；祇有那老頭兒走出來，大聲問他：『你是什麼人？跑到人家女眷們房裏來！』去病說道：『這裏原是我家女眷們住的房屋，如今給你霸住，有好的酒自己喝，也不知道邀請房東，豈不太小器嗎？』老頭兒對他看了半天，說道：『你不是房東。』去病說道：『我便是大膽的少年，去病，是房東的姪兒。』老頭兒聽了，狠恭敬的說道：『久知道你的大名。』便對去病作了一個揖，請他坐下；又叫家人換菜來，去病攔住他。

老頭子替他篩酒，去病說道：『我們已經是世交，我不是陌生客人，可以不必迴避，請去招呼他們出來，依舊喝酒。』老頭兒便喚：『孝兒！』停了一回，那年輕的從外面進來，老頭兒說道：『這個是我的小孩子。』那年輕的作了一個揖，坐上去。

去病問了幾句他家裏的情形，老頭兒自己說：「姓胡，名叫義君。」去病脾氣本來直爽，說話狠起勁，孝兒也狠漂亮，兩人說得狠投機，去病二十一歲，比孝兒大兩歲，便喚他弟弟。老頭兒說道：「聽說你的祖父，做了一篇塗山外傳，你可知道嗎？」去病回答他道：「知道的。」老頭兒說道：「我便是塗山家的子孫。唐朝以後的家譜，還能記得出來；到五代以上的，却失傳了。請你告訴我聽聽。」去病便把從前塗山地方的女人，幫助禹王的事體，大略說了幾句，又說了許多稱讚的話，說得有頭有尾，非常動聽。

那老頭兒聽了很高興，回過頭來，對他的兒子說道：「今天狠運氣，聽到那沒有聽得過的事體；這位公子，也不是別人可比，去叫你母親和青鳳出來，大家聽聽，也叫他知道我們祖宗的好處。」孝兒聽了，走進門簾去，隔了一回，那老太婆帶了姑娘出來。去病回過頭去一望，見他軟絲絲的腰兒，露出嬌滴滴的神氣來；水盈盈的眼光，露出聰明的樣兒來，世界上沒有再比他美貌的了。老頭兒拿手指指老太婆說道：「這個是我的老妻。」又指指姑娘說道：「他名叫青鳳，是我的姪女兒，也狠聰明，聽人說了什麼，他總記在肚子裏，不忘記的。所以喚他出來聽聽。」去病話說完了，便喝酒；又回過臉兒去，看着姑娘，怔怔的看呆了。那姑娘覺得了，便低下頭去；去病

悄悄伸過一隻脚去，踏住他的小脚兒，那姑娘忙把小脚兒縮回去，看他臉上，也沒有生氣的樣子。去病這時候魂靈兒飛到半空裏，心裏沒有了主意，把手在桌子上一拍說道：『婆媳婦能夠像他這樣的，便是拿作皇帝來和我換，也是不換的！』那老太婆看看去病，慢慢的酒喝醉了，他神氣愈加發起狂來，便拉着姑娘，站起來，急急的揭着門簾進去了。

去病失了想望，便辭別了老頭兒回來；可是心裏却戀戀不捨的，不忘记那個青鳳，到了夜裏他又跑去。屋子裏還留着那姑娘的粉花香，味，呆呆的候到天明，連咳嗽的聲音也聽不到，回到家裏和他妻子商量，要把家搬去住在那屋子裏，心想再見一見那姑娘。他妻子不肯去，去病便自己跑去，在樓下讀起書來；到了夜裏，他正靠在桌子上要睡去，看見一個鬼，披散了頭髮，走進來，那臉兒黑得和漆一般，撐大了眼睛，對去病看着。去病對他笑笑，拿手指在硯池裏抹了些墨，塗在臉上，也撐大了亮晶晶的眼光，對他看着。鬼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祇得去了。

到了第二夜，夜狼深了，便吹熄蠟燭火，正要睡覺，聽得樓後面的門，有人拔去門闌的一聲，把門推開。去病急急坐起來偷眼看時，祇見門半開着，隔了一回，聽得脚步聲狼狽的，接着房裏射出蠟燭光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青鳳，他無意中見了去病，嚇了一跳，轉身逃進去，急把兩扇門關上。去

病對着門呆呆的跪着說道：『我不避危險，到這裏來，實在是爲的姑娘，好在現在沒有別人，祇求捏一捏你的手，看你笑一笑，便是死了也不恨的。』那姑娘隔得遠遠的說道：『你一心向着我的深情，我豈有不知道？但是家教狠利害，我也不能答應你。』去病再三的哀求他說道：『我也不想和你黏皮貼肉，祇求見一見你的臉兒，便也心滿意足了。』

姑娘聽了，好似心裏肯了，開着門走出來，去病上前去，捏在他臂膀，拉近身來，開心得發了狂。兩人手拉着，子兒走到樓下去，抱着他坐在膝蓋頭上。姑娘說道：『我和你幸而有前世的緣份，過了今天這一夜，便是相思也沒用了。』問他：『什麼緣故？』說道：『我家叔叔，怕你狂放的脾氣，所以變了一個兇惡的鬼來嚇你，誰知你却不怕，現在已經在別處尋了房屋，一家的人，都搬着傢伙，到新房子裏去，留我在這裏看家，明天便統統要搬去了。』說罷，轉身要去，說：『怕叔叔回來。』去病硬留住他，要求和他尋一回歡樂。

兩個人正在說不清楚的時候，老頭兒却悄悄の走進來，姑娘又害臊，又害怕，身體沒有地方躲避，便低着頭靠在牀邊，拉着裙帶兒，一句話也不說。老頭子氣轟轟的說道：『賤丫頭，敗我家的門風，還不快快回去，我可要打了！』姑娘低着頭，急急進去，老頭兒也走出房去，去病跟到房門口偷聽。

時，祇聽得裏面罵不住口，又聽得青鳳輕輕的哭聲。去病心裏和刀割一般，提高了嗓子說道：『誰都在我一個入身上，和青鳳不相干的；如肯饒恕了青鳳，便是拿刀子鋸子斧頭來，我也願意受的了。』隔了半天，裏面一點兒沒有聲響了，去病便睡去——從此這屋子裏再也不聽得有什麼響動了。

* * * * *

去病的叔叔聽了這事體，狠奇怪，情願把這屋子賣給他，不計較價錢；去病很歡喜，帶了家眷，搬進去住着，很適意。——可是他心裏從來沒有一刻兒忘記青鳳的。

到了清明，他上墳回來，見兩隻小狐狸，被一頭狗追着，逼得很緊；一隻向荒草野地逃去，一隻在路上驚慌得沒走處，看見去病走來，他便跟着，嘴裏叫得很可憐，垂倒了耳朵，低下了頭，好似要求他救救。去病看他可憐，撈起了衣裳的下幅，裹着抱他回來，走進屋子，關上房門，放在牀上，却是一個青鳳快活得了不得，一邊安慰他，一邊問他，他說道：『方纔和丫鬟出來游玩，吃了這一個大驚嚇，倘若沒有郎君，我一定要把這身體葬到狗肚子裏去了。求你不要因為我不是同類，便厭惡我。』去病說道：『我天天想你，想得很利害，連做夢也記掛你；現在見了姑娘，好似得了頂好的寶貝，說

什麼厭惡的話。」姑娘說道：「這個也是天數。若沒有這場災難，怎麼能和你在一塊兒呢？但是這一來，倒好了；那丫鬢必定道我已經死去，我可以和你結一個長久的交情了。」去病很高興，另外打掃了一間房屋，給他住下。

過了兩年多，去病正在讀夜書，那孝兒忽然跑來，去病停住了書聲，很詫異的問他：「打什麼地方來？」孝兒爬在地下，很淒涼的說道：「我父親遭了奇禍，不是你不能救他的；我父親原要自己來求你，又怕你不許他進來，所以打發我來。」去病問他：「什麼事體？」說道：「你可認得莫三少爺嗎？」說道：「他是我們同年的兒子。」孝兒說道：「明天他要在你門口走過，你若看見他捉得一只狐狸，求你把他留下來。」去病說道：「那天在樓下受的羞辱，我心裏牢牢的記住在這裏，別的事體，我不知道，若一定要我幫忙，非把青鳳叫來不可。」李兒哭着說道：「青鳳妹妹，死在荒草地上，已經三年了。」去病把衣袖一擦，說道：「既然這樣，我心裏的恨格外深了！」便拿着書，很響的讀起來，睬也不睬他，孝兒站起來放聲大哭，翻着臉兒出去了。

去病走到青鳳屋子裏，告訴他將纔的事體，青鳳叫起來說道：「你真的救了救他？」說道：「救是想救他的，我方纔故意不答應他，也借此報復他從前的兇橫罷了。」青鳳纔歡喜起來，說道：「我

從小沒了父母，靠着叔叔養大來；他從前雖得罪了你，原是家裏的規矩如此。」去病說道：「話雖說得不錯，可是叫人心裏總不能忘記你若真的死了，我可一定不去救他。」青鳳笑笑，說道：「很好心啊！」

第二天，莫三少爺果然來了，騎着駿馬，帶着弓箭，底下人後面跟着很多，去病走到門口，去迎接他。見他捉了許多鳥獸，裏邊沒一隻黑狐狸，紫色的血流到皮面上來，摸他的皮肉，還是熱的，他推說皮袍子破了，向他要求添補添補；那姓莫的氣量很大的，解下來送給他。去病拿來交給青鳳，回出來便和客人喝酒待客人去後，見青鳳把狐狸抱在懷裏，過了三天醒過來，身體滾幾滾，依舊變作老頭兒，睜開眼睛，見了青鳳，他疑心不在世界上了；青鳳把這事體從頭到尾告訴他，老頭兒便對他拜了一拜，又說：「從前對他不起，心裏很抱歉。」又笑着翻過臉去對青鳳說道：「我本來說你沒有死，現在果然不錯。」青鳳對去病說道：「你若沒心待我，仍舊請你把那樓房借給我們，使我也可以盡點兒孝順的心思。」去病答應他，老頭兒臉紅了一紅，謝謝他，告辭去了。

到了夜裏，果然全家搬來，從此和一家人一般，也不再有了疑惑避忌的心思了。去病叫孝兒住在書房裏，常常一塊兒喝酒談天；去病大老婆生的兒子，慢慢的大起來，便拜孝兒做了先生，慢慢的教

他讀書，很像做先生的樣子。

(註一)別墅 田邊的房子，便叫別墅；有錢的人，住宅以外，另造別墅。

(註二)及筓 禮記上說：到十五歲上，使用筓了。筓，是簪兒。

(註三)不速之客 速，便是邀請；客人沒有邀請自己來了，便叫不速之客。

(註四)通家 祖父和父親傳下來的朋友家裏，名叫通家；俗名世交。

(註五)山斗 譬喻人的學問，和泰山北斗一般高。

買兒

(註六)豚兒 豚便是豬；說自己的兒子，笨得和豬一樣。

(註七)綿薄 說自己的力量，和綿一樣薄。

(註八)介介 心裏放不下，叫做介介。

(註九)虎韞 韞，是弓的套子；虎韞，便是虎皮做的套子。

(註十)返哺 老鴉小的時候，他母親尋了食物來給小老鴉吃；小老鴉長大了，便也去含了食物來給他母親吃，名叫反哺。人的孝順父母，也和小老鴉的返哺一般。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爲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

入暮，邀庖姬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

自是身忽忽若有忘，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睡；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

自是遂狂歌哭叫罵，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媼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爲意，因共壯兒胆。

然嬉戲無節，日效圻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廚刀霍霍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

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瓠覆燈，伺母嚶語，急啓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洩狀，歛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淫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

中懷恨而寢；自念雖不卽戮，可以幸其不來。

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迹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婦寢臥如死。

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

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闢，翁患之，驅禳備至，殊無少驗。

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雙棒壺，衣老椽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臥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

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嚶嚶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

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掛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廛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始詰母疾，答云：

「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始檢櫃，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始欲作湯餅，喚兒兒，覩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盜掬而懷之。乃趨告，始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託在舅家。

兒自是日游塵市間。一日，見長鬚人亦雜儂中，兒審之，雖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里居，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僞云山洞。長鬚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啟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爲可恨臣！」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卽處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

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尙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

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

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秃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瘠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祟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湖南地方，有一個老頭兒，出門做買賣去，他妻子一個人住在家裏，晚上做夢，和一個男子交合。醒過來，把那人抱住一看，是一個矮小的男人，看他神氣和人不同，心裏知道他是狐狸。停了一回，走下牀去，那房門不曾開，他便不見了。

到了第二天夜裏，這主母拉着廚房裏的老太婆，一塊兒睡。他有一個兒子，已經十歲了，一向在別個牀上睡，這一天也叫他一塊來睡。到夜深的時候，老太婆和兒子都睡熟了，那狐狸又跑來，那女人便自說自話的，和說夢話一般。老太婆在一傍覺得了，忙喚他醒來，那狐狸便去了。

從此便精神恍惚，到了夜裏，不敢吹熄蠟燭火，叫兒子不要睡熟。這時候已是半夜，兒子和老太婆靠着牆壁打了一個盹，醒轉來不見了那女人，想他是出去小便的，候了半天，不見他進來，纔疑心

起來。老太婆心裏害怕，不敢去尋覓；這兒子擎着燈，到處照着尋着。尋到別個房間裏，看見他母親身上脫得赤條條的，睡在裏面；過去扶他起來，也不知道害羞躲避。

從此便哭叫喝罵，白天樣樣都做出來；到夜裏不肯和人同住在一房，另外鋪一張牀叫兒子睡，老太婆也打發他出去。他兒子每聽得母親說笑，便起來拿燈去照着，他母親反把兒子罵出去；他兒子不肯出來，家裏人大家叫兒子放大了膽。

他母親終日遊戲，沒有停止的時候；天天學着泥水匠的事體，拿磚石疊在窗檻上，傍人去拉住他，他不依。若有人搬去一塊石頭，他便倒在地下打滾，嘴裏嬌聲喊起來，傍人不敢去碰他；過了幾天，兩個窗洞都塞滿了，一點兒也沒有亮光。做完了，又把水拌着爛泥，塗在牆上的空洞裏；一天到晚，忙得手脚不停，也不怕辛苦。他塗完牆壁，便拿着一把廚刀在石頭上磨擦；看見他的，都厭惡他，說他老臉皮，大家拿他不當人看待。

那兒子到夜裏，悄悄的把刀藏在懷裏，拿葫蘆殼罩住了燈光，趁他母親說夢話的時候，急揭開燈罩，攔着門大喊起來；喊了半天，也沒有什麼奇怪東西。便走出門去，嘴裏故意嚷道：『我要小便去了。』忽然有一樣東西，和狐狸一般，向門縫裏逃出去；他兒子快快的把刀斬過去，祇斬斷了他的

尾巴約有二寸多長，那血水還是點點滴滴的流下來。他兒子揭去燈罩的時候，親便罵不絕口。孩兒裝做不聽見；這時候看看沒有捉住妖怪，一肚子不高興，跑去睡在牀上。心想雖沒有殺死他，一定心裏害怕，不再來作怪了。

到天明，出去看那血跡，從牆上流過，又跟着血跡尋去，尋到何家的花園裏。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沒有來，這孩兒心裏暗暗的歡喜；可是那女人一天到晚癡睡着，和死去一般。

隔了不久，那做買賣的人回家來，走到牀前去問話，他女人便亂罵起來，見了他和籬人一般。兒子把這幾天的樣子告訴出來，老頭兒聽了大驚，趕快去請醫生來服藥調治；他女人把藥潑翻，又罵起人來。老頭兒暗暗的把藥併在湯水裏，給他一塊兒吃下肚去。過了幾天，慢慢的安靜起來，父子兩人看了心裏都高興。

有一晚，他們睡醒過來，那女人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父子兩人走到另外一間屋子裏去尋着。從此以後，又發起狂來，不肯和他的丈夫同房；到了晚上，一直跑到那空屋子裏去，家裏人追上去捉住他，罵得愈加利害。老頭兒沒有法子，把別房間的門，一齊鎖起來；女人跑去，那門便都已打開。老頭兒恨極了，請了道士來做法事；什麼法子都使盡了，實在一點兒也沒有用處。

有一天，在傍晚的時候，他兒子悄悄的跑到何家花園，躲在長草堆裏，想打聽那狐狸住的地方；傳了一回，月亮纔上來，忽然聽得人說話的聲音。他輕輕的推開長草望去，見二個人在那裏喝酒；一個長鬚子的用人，捧着酒壺，穿着深棧色的衣裳，說話的聲音，都是狼細的，不狠聽得清楚。停了一回，聽得一個說道：『明天去拿一瓶白酒來。』過了一刻，一齊去了，祇有那長鬚子的留着，看他脫去了衣服，睡在階沿石上，望去手脚都和人一般，祇有一條尾巴，掛在後面。

這孩兒想回家去，又怕驚醒了那隻狐狸，祇得在草堆裏躲了一夜；未到天明，聽得那兩人一先一後又走來，一邊輕輕的說着話，走進竹林子去。孩子回家去，老頭兒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來？』他打着謊答道：『在何伯伯家裏住了一夜。』

有一天，他跟着父親上街去，看見帽子店裏掛着狐狸尾巴；他要老頭兒買一條回來，老頭兒不聽，孩兒拉着父親的衣裳角兒，吵個不休，老頭兒不忍十分去拗他，便上去買了。他父親正在店裏做買賣，孩兒也在一傍拿着錢玩，覷着他父親回過頭去看別地方的時候，便偷了一把錢出去，買了一瓶白酒，寄在店廊下。他有一個娘舅，住在城裏，一向以打獵爲生，孩兒便跑去，他舅舅出去了，舅母問他：『母親的病怎麼樣了？』回答道：『這幾天稍稍好了。』又因老鼠咬破了衣裳，連罵帶哭，吵

個不了，硬打發兒來討一點兒打獵的藥。舅姆聽了，在木箱裏拿出一錢多藥來，包做一包，交給孩兒；孩兒心裏嫌他太少，他舅姆去煮麵，給外甥吃，孩兒看看屋子裏沒有別人，便自己去打開藥箱，悄悄的捧了一大把，揣在懷裏，便跑到廚房裏去，對舅姆說，叫他：『快把灶肚熄了，不用煮麵了。』他父親在街上等他，來不及吃麵了。說着，轉身去了，悄悄的把藥和在酒裏，到街上去閒逛，直到天黑纔回去。他父親問他：『在什麼地方？』他推說在舅舅家裏，

從此這孩兒天天在街上閒逛。有一天，見那長鬚子的也夾在人堆裏；孩兒上去認明白了，悄悄的跟在他後面，慢慢的和他攀談起來。問他：『家住在那裏？』他回答說：『住在北村。』他又問孩兒，孩兒說：『住在山洞裏。』長鬚子的聽他說住在洞裏，臉上露出詭異的樣子來；孩兒笑笑說道：『我們世世代代住在洞裏的，你難道不住在洞裏嗎？』那人聽了這話，愈加奇怪，便問他：『姓什麼？』孩兒說道：『我是姓胡的兒子，我記得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兩位少爺，你難道在記了嗎？』那人看了他半天，心裏又相信又疑惑，這孩兒稍稍把衣裳的下幅揭起來，露出一截假尾巴，說道：『我們混在人淘裏，祇有這樣東西夾着，實在可恨！』那人問他：『到街上來有什麼勾當？』孩兒說道：『我父親叫我來買酒的。』那人也說是來買酒的，孩兒問他：『你買得了沒有？』他說道：

「我們是窮的多，所以大半是去偷酒吃的。」孩兒說道：「這件事體也狠苦，耽驚受怕。」那人說道：「受了主人的命令，也不得不這樣去做。」又問他：「主人是什麼人？」說道：「便是從前你見過的兩個年輕的兄弟。一個和北門外王家的女人私通，一個住在東村石頭兒家裏。那石頭兒的兒子狠利害，被他斬斷了尾巴，那傷口養了十天纔好，現在仍舊在他家裏走動。」

他說完了話，要走去，說道：「不要耽誤我的事體。」孩兒說道：「去偷酒是很難的，不如去買的容易；我早已買得，寄存在那店廊下，把那瓶酒送給你罷。我袋子裏還有錢多着，不愁買不到酒的。」那人聽了難為情，想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他；孩兒說道：「我們本來是同類，也不計較這一點兒空的時候，我還要尋你去喝酒呢。」說着，便和他一塊兒去，從廊下拿出一瓶酒來給他。

轉身回到家裏，到夜裏，他母親竟安安靜靜的睡了一夜，不再和前幾天的跑來跑去了。心知其中必有緣故，告訴他父親，同去一看；祇見兩隻狐狸，死在亭子裏。一隻狐狸，死在草地裏。他嘴邊還一點一滴的流出血來，酒瓶還擱在一傍；拿起來搖一搖裏面酒還沒有吃完。他父親看了詫異，問他：「爲什麼不早說？」說道：「這樣東西，最通靈性；一說出來，他便知道了。老頭兒歡喜得了不得，說道：我這孩兒殺狐狸的計策，和陳平幫着漢高祖殺項羽一般的妙。」

他父子兩人，便把死狐狸背回家來，見內中有一隻狐狸，斷了尾巴，屁股上露出刀疤來，從此家裏便平了。但是這女人已經瘦得不像樣子，心裏雖然慢慢的清爽，又加上一個咳嗽毛病，常常嘔出幾升痰來，隔了不多幾天，便死了。北門王家的女人，從前也被狐狸增塌；到這時候去問他們的情形，狐狸已絕迹不去了，病也好了。這老頭兒從此另眼看待他兒子，教他騎馬射箭，後來官做到總戎。

(註一) 霍霍 霍霍，是磨刀的聲音。木蘭歌裏有

一句叫：『磨刀霍霍向豬羊。』

(註二) 嚙語 夢中說話，叫嚙語。

(註三) 姪 舅父的妻子，叫姪。

(註四) 湯餅 凡是麵食放在水中煮着吃的，都

叫湯餅；小孩子滿月吃麵酒，便叫湯餅筵。

(註五) 陳平 陳平，是漢朝的宰相，他幫着漢高祖想了六條妙計，奪得了天下。

(註六) 祟 祟字，和粹字的聲音，一樣的鬼怪，害人要害人，先給他個預兆，叫做祟。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室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

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術，偏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兆，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爲模稜語，置不爲意。

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釀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已有臥人，大愕，縮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頰頰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人饒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誤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肌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冤人若此。」

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白：「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後，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君垂髻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瑯耶？」女白：「是矣。」董曰：「汝言之，我髣髴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若此。然遽何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爲文君，膾妾一身，斃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

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疾不可爲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爲之鍼手炙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

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拂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尙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

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爲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讀書人相宜慎防。」王益佩之，遂相歡待。

居數日，迷罔病瘠，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諸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

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之，女在榻上，忽

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爲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

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歷焉。

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一個姓董的號叫遐思，青州地方西門外的人。這時候在冬天，靠晚快，他把牀上的被褥打開，燒着炭爐，正要點起燈來，恰巧有朋友來叫他去喝酒，他把房門鎖上出去了。到得朋友家裏，同桌有一個是醫生，他把一把脈，便知道這個人將來得意不得意，長壽不長壽；在座這幾個人的脈，他一個一個的都把過，最後把到一位姓王的名叫九思，和這個董遐思兩個人的脈，把完了，對他們說道：「我替人把脈，也把過不少了，脈的奇怪，沒有再比你們兩位了。得意的脈裏面有不得意的景象，長壽的脈裏面有短命的神氣，這樣子的脈，不是我能夠知道的。比較起來，董先生的脈更奇怪。

「大家聽了詫異問他『什麼道理？』他說道：『我的本領祇能看到這個地方，不敢隨嘴亂說，請你們兩位自己小心點是了。』他兩人起初聽了他這個話，心裏狼驚慌，回心一想，這醫生說的話活裏活落，便把他丟在腦後不掛在心裏。

直到半夜散席，董遐思告醉回去，看見書房門虛掩着，心裏狼疑惑；他這時酒吃得醉醺醺，心裏也想不清楚，自己疑心是去得慌忙，所以忘記鎖門。走進房去，也來不及點燈，先伸手到被裏去摸那炭鏟，試試熱不熱；那手纔伸進去，摸着滑膩膩的一個人身體，嚇了一大跳，忙縮回手去。急急點起燈來一照，竟是一個美人兒，臉兒白嫩，年紀也很輕，真是和天仙沒有什麼兩樣。他開心極了，笑着去摸他的下身，便摸得一條毛鬆鬆的尾巴。董遐思害怕得轉身要逃去，那女人已經醒了，伸過手來，拉住他的臂膀，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聽了愈加害怕，身體發抖，苦苦的求告道：『仙人可憐我饒恕我！』那女人笑笑說道：『你見了什麼，叫我仙人？』董遐思說道：『我不怕仙人的臉兒，却怕仙人的尾巴。』女人又笑笑說道：『尾巴在什麼地方？你摸錯了。』他便拉着董遐思的手，硬叫他再去摸。董遐思伸手去一摸，祇覺得狠肥的屁股，尾骨上光滑滑的，一點兒沒有什麼。他笑着說道：『怎麼樣醉得糊裏糊塗的，不知道見了什麼，便冤枉人到這樣子。』

董遐思原是歡喜他的美貌，到這時候，他心裏愈加迷住，反自己埋怨方纔不該亂說；但是又疑心這女人從什麼地方來的。那女人說道：『你不記得從前你東面鄰舍的黃頭髮姑娘嗎？算算我們搬開已經十年了，那時候我還沒有梳頭，你還養着劉漢髮呢。董遐思聽他說到這裏，忽然明白了，說道：『你是周家的阿瑣嗎？』那女人說道：『是的。』董遐思說道：『你說起我髮髻記得起來，十年不見，你便苗條得這樣了。但是你怎麼便能跑來？』女人說道：『我嫁了一個呆女婿，四五年工夫，公婆接着死了，我又不幸新做了寡婦，祇贖我一個人，孤苦零丁的，沒有依靠的地方。想起年紀小的時候，認識的人，祇有一個你，所以老着臉皮來尋你；走到你房裏，天已晚了，恰巧有人來叫你喝酒，我便躲在你房裏候你回來。守了半天，腳凍了，皮膚起了疙瘩，便借你的被窩暖一暖，請你不要疑心我。』董遐思聽了，心裏快活，便脫去衣服，和他一塊兒睡下，自己心裏狠得意。

過了一個多月，身體慢慢的消瘦起來；家裏人看了奇怪，問他，他總說：『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日子久了，臉上愈加瘦得不成樣兒，心裏纔害怕；又跑到那位把脈的醫生家裏，請他把脈。醫生說道：『這脈裏面有妖氣；從前我說你有短命脈的話，如今應了。這病是醫不好的了！』董遐思聽了這話，大哭着不肯回去；醫生沒有法子，替他手上打針，肚臍眼裏燒着艾團，又另送了他一包

藥叮囑他道：『那妖怪如來找你，你須打定主意不睬他。』

董遐思自己知道性命難保，跑回去，那女人又笑着和他胡纏；董遐思沉下臉來說道：『你不要再糾纏不清，我快要死了！』說着，站起身來，頭也不回的走去。那女人聽了，狠不好意思，便也生着氣說道：『你還想活命嗎？』到了夜裏，董遐思吃下藥去，一個人睡在牀上，眼皮纔閉上，便做夢和那女人交合，醒過來，底下的精水已經淌出來了。心裏益發害怕，便搬到裏屋去睡，他妻子點着燈守在一傍？依舊夢見那女人，醒過來一看，那女人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過了幾天，董遐思吐出幾斗血來死了。

* * * * *

那時王九思在書房裏，看見一個女人跑來，歡喜他長得美貌，便和他要好。問他：『你是什麼人？什麼地方來的？』他說道：『我原是董遐思的鄰舍，他本來和我要好，不想他被狐狸迷死了這種狐狸的妖氣，實在可怕！你們讀書人，須要小心防備纔是。』王九思聽了，心裏愈加佩服他，便天天和他尋快活。

住了幾天，心裏糊裏糊塗害起病來，瘦得不成樣兒；忽然夢見董遐思跑來，對他說道：『和你要好

的是狐狸，他迷死了我，又要來迷死我的朋友；我現在已經在閻羅王跟前告他，出我心頭的悶氣。你記着，七個夜裏，在房外點一炷香，不要忘記。」驚醒過來，心裏詫異，對這女人說道：「我害病，狠利害，怕快死了？有人勸我不要近女人。」那女人說道：「命裏該長壽的，近了女人，也能活命，不該長壽的，便是不近女人，也是要死的。」說着，坐在一旁和他說笑。王九思看了他這迷人的樣子，心裏又沒了主意，又和他尋快活。事過了，他心裏又懊悔，可是不能斷絕他。

到了晚上，點一炷香插在門框子上，那女人走來，拔下來拋在地下。半夜裏，又夢見董遐思跑來，埋怨他不聽他的話。到了第二天夜裏，暗地裏叫家裏人候他們睡下了，悄悄的点一炷香在門外。那女人在牀上，忽然跳起來說道：「又在那裏點香嗎？」王九思說道：「我不知道。」那女人急急起來，尋得了香，拿來折斷了，弄熄了，進去說道：「誰教你點香的？」王九思說道：「怕是我妻子怕我的病不好，聽了做法事人的說話，拿這個鎮壓妖氣，避避災難的。」那女人聽了這話，露出慌慌張張不快活的神氣來。家裏的人，悄悄的走去，一看，見香熄了，又點起來。

那女人在裏面，忽然嘆着氣說道：「你的福氣大，我錯害死了董遐思，又跑你這裏來，實在是，我錯了！我快要同他到閻王跟前，去對質，你如不忘記我們前幾天的恩愛，求你不要弄壞我的皮毛。」

他依依不捨的走下牀去，倒在地下死了。拿燈去一照，果然是一隻狐狸；還怕他活轉來，立刻叫家裏人剝下他的皮來，掛在屋子裏。

那王九思的病，却愈加利害起來；看見那狐狸走來，說道：『我告訴閻王，閻王說：「那姓董的見了女人，自己動心，死也是該的。」但說我：「不應在世上迷人。」把我鍊成的金丹奪去，放我活轉來，我的皮在什麼地方？」王九思說道：『我家裏的人不知道，已經把你的皮剝下來了。』狐狸聽了，做出狼可憐的樣子，說道：『我迷死的人也不少，現在死遲了！但是你的心也狠極了！』說着，狼不高興的出去。王九思病得幾幾死去，隔了半年，纔好。

(註一) 篝燈 篝，便是燈籠；篝燈，便點起燈來。

是說光滑的樣子。

(註二) 太素脉 太素，便是人身體的本原。太素脉，是劉守素發明的；把人的脉，可以知道這人得意不得意，長壽不長壽。

(註五) 文君 從前有一個卓文君，沒有出嫁，他丈夫死了；後來卓文君看中了司馬相如，便跟他逃去。如今人說新寡婦，便叫他文君。

(註三) 模稜 人說話活靈活活，便叫模稜。

(註六) 肌粟 人受了凍，皮面上起了一層和雞

(註四) 尻背童童 尻，是背脊骨的尾梢頭；童童，

皮一般的癢癢，便叫肌粟。

嬰甯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鳳未就。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

生見遊女如雲，乘興獨遊，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癡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花藏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禳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

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許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探訪既窮，並無蹤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略進。

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卽君姨妹行，今尙待

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

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猶未凋落，凝思把玩，始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託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榷，輒搖首不顧。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

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

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急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願從無還往，懼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

忽一老嫗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嫗豐憤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曰：『奇哉！姓名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

從嫗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鮮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架，探入室內；茵籍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卽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嫗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噉聲而應。

坐次，具展宗閥，嫗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嫗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尙不相識。』生曰：『此來卽爲姨也，慮遠遂忘姓氏。』嫗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嫁，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

未幾，婢子進飯，雞尾盈握。嫗勸餐已，婢來斂具，嫗曰：『喚甯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嫗曰：『嬰甯汝姨兄在此。』聞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嫗瞋目曰：『有客

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

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纔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甯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甯，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日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媪亦起，喚婢襪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之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

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氈，楊花糝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扼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

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

「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七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感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細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然花人耳。」女曰：「葭葦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

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噉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

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尋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斯。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媼，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甯！」甯笑至，媼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

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允裕，能養充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

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汝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瘵費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

疑廬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甯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崇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甯，綳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符，黏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

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甯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翩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

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隴澗沒，莫可辨識，咤歎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

母令與少女同寢止，味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嫺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昏，而終恐爲鬼物，竊爲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

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疑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秘密，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偏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瀟灑，無非花者。

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疑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如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竅，見中有巨蠟，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

鄰人訟生，訐發嬰甯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鶴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

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及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

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冢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襁而入，往女於荒煙錯楚中，措視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

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

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覺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

我嬰甯始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王子服，是莒縣地方的羅店鎮人，從小死了父親，天性却很聰明，十四歲便進了秀才。他母親頂歡喜他，尋常沒有事體，不令他走到荒野空地裏去的。他定了蕭家的女兒做媳婦，誰知不會過門便死了，所以正要給他另外找一個好媳婦，還沒有說定人家。到了元宵這一天，他娘舅的兒子姓吳的走來，拉他一塊兒出去，看看外面的熱鬧，纔走到村坊上，忽然娘舅家裏有一個用人跑來，說家裏有事，把這姓吳的叫了回去。

王子服這時真見街上閒逛的娘兒們，成隊結淘的很多，他便趁着高興獨自一人走去；一眼見那邊一個姑娘和一個丫頭，手拉着手走來。他手裏捏着一枝梅花，那面貌標緻得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趕得上，他滿臉堆下笑來。王子服呆呆的對他看着，忘了在路上，也不怕給人看見笑話。那姑娘走過去幾步，回轉頭來，對丫頭說道：「這個男人眼睛烏溜溜的好似要偷什麼！」說着，把他手裏的花兒步在地上，說笑着自己去了。

王子服過去，把花拾在手裏，心裏空空洞洞的，魂靈兒也飛散了，神色也大變了，垂頭喪氣的回

家裏把那花朵兒藏在枕頭底下，低着頸子，一句話都不說，飯也不吃，祇是癡癡的睡覺。他母親發起愁來，請了和向道士到家裏來念經拜懺，弄得狼狽；看看他臉上身上的皮肉，忽然瘦了許多。請大夫來瞧病，給他吃下發表的藥去，兀是昏昏沉沉的不醒；他母親把他撲在懷裏，問他：「病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他便閉着嘴不說一句話。

這時那姓吳的表兄來了，母親叮囑他暗地裏去盤問他表兄，走到牀前去，王子服見了，吊下淚來。姓吳的便坐在牀沿上，好好的勸他慢慢的問他：「怎樣起的病？」王子服便把看見那姑娘的事體，原原本本的告訴他，又求他想個法子。姓吳的聽了，笑笑說道：「你的心也太癡了；這個心願也沒有什麼難做到的，我便替你去打聽。在外面閒逛的姑娘，一定不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他若還沒有說婆家，這事體一定可以成功。即使他已經有了婆家，我們抵拚多化幾個錢，想來他是一定肯的。祇叫你的病好，這件事體，包在我身上成功。」王子服聽了他的話，忍不住笑起來。那姓吳的回出房去，告訴他母親，便去打聽那姑娘的住處，打聽來打聽去，一點兒也沒有影蹤。他母親卻狠耽憂，想不出什麼法子。但自從姓吳的來過以後，王子服頓時有了笑容，稍稍他吃一點茶飯。過了幾天，那姓吳的又來了；王子服問的：「託你打聽的事體，怎麼樣了？」那姓吳的哄着他說道：

「我已經找到了。我道是誰，原來便是我姑娘的女兒，也是你的姨表姊妹；現在還沒有說婆家；他和你雖礙着內親不通婚姻的嫌疑，要把你的實在情形告訴他，便沒有不成的。」王子服聽了，喜上眉梢，問他：「住在什麼地方？」姓吳的便打着謊說道：「在西南山裏面，離此地有三十多里路。」王子服又再三拜託他，他也一力擔任，轉身去了。

王子服從此胃口也慢慢的開了，身體也慢慢的復原了；搬開枕頭一看，那花朵兒雖枯了，花瓣兒却沒有脫落。他拿着花，心裏又想着那姑娘，好似那姑娘站在他跟前一般。過了許多天數，那姓吳的老不跑來。王子服心裏很奇怪；叫人拿了名片去請，那姓吳的總推託有事不肯走來。王子服生氣了，心裏也悶悶的不快活，母親怕他再害病，快快的替他去說媳婦，暗地裏探地的口氣，他總搖着頭不願意，祇是天天的望着那姓吳的他表兄到底也沒有信息送來，心裏益發怨恨他。轉心想：「三十里路，也算不得遠，何必要看別人的臉嘴？」

他把那枯梅花縮在袖子裏，抱着一肚子氣，自己去找尋家裏的人，却沒有知道。他孤零零的一個人去着，也沒有問路的地方，祇向着南面山裏走去；大約走了三十多里路，祇見四面都是山頭，滿天罩着樹葉兒，那綠油油的顏色，照在人身上，精神也清爽起來。路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祇

露出一線狼細的道路；遠遠望去，山坳裏那樹堆裏，花叢裏，模糊模糊的露出幾座房屋來。他便下山走進村坊去一看，不多幾間房屋，却都是草棚，望去狼乾淨，也狼雅緻。朝北有一家，門前種着一排垂絲柳，那牆裏面桃花杏花，還一叢一叢的開着，夾着幾竿竹樹，那野雀兒在樹上嘍嘍呱呱的叫着。他心想這是人家的花園，不敢便進去；回過頭來，見對門有一塊大石頭，石面上光滑乾淨，便走過去坐着息力。

停了一回，聽得牆裏面有女人喊着小榮；那聲音拉得狠長，又狠嬌脆。他正側着耳朵聽時，祇見一個姑娘在門外面走着，從東面走到西面去；手裏拿着一朵杏花，一邊走着，一邊低着頭在那裏插戴。他忽然抬起頭來，看見王子服；便不再戴上，去，抿着嘴，手裏擎着花兒走進去。細細一打量，不是別人，正是元宵那一天在路上碰到的這個姑娘；他看了，心裏便忽然高興起來，回心一想，又恨沒有法子走進門去。要想走進去拜認姨母，平日又是從不往來的，怕認錯了，豈不是笑話？看看門裏面沒人出來，他也無從訪問，老在這門口坐一回立一回，走上前去，又退出來；從早晨直到日落西山，他兩隻眼睛怔怔的對門裏望着，也忘記了肚中的飢餓。常常見一個女人，露着半張臉兒來張望；見他還不去，那女人臉上好似有詭異的神氣。

忽然裏面一個老太婆拄着拐杖走出來，對王子服說道：『什麼地方來的小夥子？聽說從早晨來的，直到現在還不回去。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王子服忙走過去作了一個揖，說道：『我是來尋親戚的。』那老太婆耳朵聾得利害，王子服說的話，他却聽不清楚，便又提高了嗓子說了一句：『那老太婆又問：『你親戚姓什麼？』王子服一時回答不出來，老太婆笑笑說道：『好奇怪啊！連姓名還沒有知道，却找什麼親戚呢？我看你倒像個書獃子，不如跟老身到裏邊去，吃一頓粗飯，屋子裏有一張短牀，糊亂睡一晚，待明朝回家去，問明白了親戚的姓名，再來尋訪，也還不遲。』王子服這時肚子餓得利害，正想吃飯，又可以借此慢慢的親近親近那美人，聽了這話，歡喜得狠。

跟定老太婆走進去，見門裏面白石頭鋪着路，兩傍開着紅色的花兒，那花瓣兒一片一片的落下來，鋪在階沿上，轉轉彎彎走到西面，又打開一重門，豆棚花架子，七橫八豎的搭滿了一院子。把王子服讓進屋子去，一看，見屋子裏雪白的牆壁，光滑得和鏡子一般；窗子外面一樹海棠花，那樹枝兒直伸進屋子裏來。地毯，椅墊，茶几，桌子，件件光亮潔淨。纔坐定，便見一個人影兒在窗戶外面一幌一幌的張望，老太婆喚：『小榮，快去煮飯！』祇聽得外面一聲答應去了。

坐了一回，便講起名姓來。老太婆說道：『少爺的外公，可是姓吳麼？』王子服回答道：『是的。』老太婆露出詫異的神氣來說道：『這樣說來，你便是我的姨外甥了！你老太太是我的妹子，近年來因為家裏窮，又沒有男孩兒，便弄得信息不通，外甥長得這麼大了，大家見了面還不認識。』王子服說道：『我今天原是來尋姨媽的，慌慌忙忙的便忘記了名姓。』老太婆說道：『老身姓秦，並沒有養下孩兒，祇有一個小女，也是姨太太生的。他媽改嫁去了，留下來老身管養他，生得也不十分笨，祇是少教訓。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不知道憂愁。停一回，去喚他來見表兄。』

隔了不多時候，丫頭送上飯來——那飯菜裏有一盤童子雞——老太婆便坐在一傍勸他多吃點；一回吃完了，丫頭又來收了盃筷去。老太婆說道：『去喚甯姑出來。』那丫頭答應着出去，隔了半大，聽得門外有低低的笑聲，老太婆對着門外說道：『嬰甯快出來！你姨表兄在這裏。』接着聽得門外啞啞的笑個不住；丫頭在後面推着他進來，他便拿着手帕兒按住了嘴，笑個不休。老太婆向他瞪了一眼，說道：『有客人在這裏，嘻嘻哈哈的，算什麼樣兒！』那姑娘忍住了笑聲，站在一傍；王子服走近去，對他作了一個揖。老太婆說道：『這是王家哥哥，是你姨媽的兒子；一家人還不認識，想來真叫人好笑！』王子服便問：『妹妹今年幾歲了？』老太婆一時聽不清楚，他便重問了，一

句姑娘看了，又吃吃的笑着抬不起頭來。

老太婆對王子服說道：『我說他從小少教訓，你看了他這樣子，便知道我的話並不是客氣。年紀已經十六歲了，癡頭癡腦的，還是和小娃娃一般。』王子服聽了，說道：『比我小一歲。』老太婆又說道：『原來外甥已經十七歲了。可是庚午年生屬馬的嗎？』王子服點頭說不錯。又問：『外甥媳婦是誰家的小姐？』回答道：『還不會說定呢。』他又道：『像外甥這般才貌，怎麼到十七歲還不做聲兒，兩隻眼睛看定了嬰甯，眼珠兒一轉也不轉；那丫頭對姑娘悄悄的說道：『眼睛烏溜溜的，那副賊腔依舊不改。』姑娘聽了，又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急回過臉兒去，對丫頭說道：『我們去看看碧桃花去，有沒有開。』便站起來，拿袖子遮着嘴，兩隻小腳兒急急的走着出去了；到了門外，那笑的聲音又響起來。老太婆也站起來，叫丫頭拿被鋪來服侍王子服睡下，說道：『外甥來一過，也狠不容易，在這裏住下三五天，慢慢的送你回去；如嫌氣悶，屋子後面有一個小花園，不妨去游玩游玩。家裏有的是書，也可以看着消遣。』

*

*

*

*

*

*

第二天，王子服走到屋子後面，果然有半畝大的一座花園，地面上長着細草，和鋪着地毯一般。一朵一朵的楊花，隨着風飄來蕩去，鋪滿了道兒。有草堂三間，花草樹木，四面圍繞着。王子服穿着花間的小路走去，聽得樹梢頭有悉索索的聲音，急仰起頭來一看，祇見嬰甯蹲在樹枝兒上。他見了王子服，笑得前仰後合，快要吊下來了。王子服急說道：「快不要笑！當心吊下來了！」嬰甯一邊笑着，一邊下來；愈笑愈不能自主，快到地下，他一個措手不及，那身體便落下來，嘴裏的笑聲纔住。王子服急上前去扯住，暗暗的在他粉臂兒上捏了一把，他又笑起來，身體軟綿綿的靠在樹上，路也不能走了。候了許久，笑聲纔住。

王子服俟他笑完了，從袖子裏拿出那朵花兒來給他看；嬰甯接過去一看說道：「已經枯了，怎麼還留着他？」王子服說道：「這是元宵那一天的妹妹給我的，所以到現在還藏着。」嬰甯問他：「藏着什麼意思？」王子服說道：「這是表明我歡喜那人，不忘記那人的意思；自從元宵見面以後，我回家去，每天想你，想得害病。我自料這一場病多分是要做鬼了，不想還能夠和你見面，還望你可憐可憐我。」嬰甯說道：「這一點點小事體，我們至親也決不小器到這地步；候哥哥回家去的時候，園子裏有的是花，便去喚老奴才來，採一大捆背着送到哥哥家裏去。」王子服聽了說道：「

妹妹瘋了嗎？」嬰甯說道：「怎麼見得是瘋了？」王子服說道：「我不是歡喜這花，是歡喜那拿花枝兒的人。」嬰甯說道：「我們至親，天然是歡喜的，也何必你說？」王子服又說道：「我說的歡喜，不是說和你做了親戚的歡喜，是望和你做夫妻的歡喜。」嬰甯問道：「做夫妻和做親戚有什麼兩樣？」王子服說道：「到夜裏一塊兒睡在被窩裏的。」嬰甯聽了，低着頸子，想了半天，說道：「我不慣和陌生人睡在一塊兒的。」話沒有說完，那丫頭躡着腳走來，王子服又難爲情又害怕，轉身逃去。

隔了一回，大家坐在他母親跟前，母親問他：「你們在什麼地方？」嬰甯回答道：「在花園裏一塊兒說着話。」老太婆說道：「飯煮熟許久了，那裏來的這許多話，唧唧噥噥的半天說不了？」嬰甯說道：「哥哥要叫我一塊兒睡覺……」他話沒有說完，王子服聽了大窘，忙撐大了眼睛瞪住他；嬰甯抿着嘴，不說下去了。幸而老太婆聾耳朵，沒有聽得清楚，還追着嬰甯，連連的問他：「說什麼？」王子服忙把別的話遮掩過去，便悄悄的埋怨嬰甯。嬰甯說道：「適纔這句話，不應該說的嗎？」王子服說道：「這是瞞着人說的話。」嬰甯說道：「瞞他人可以，豈能夠瞞親母？況且睡覺也是平常的事體，有什麼不好說呢？」王子服心裏恨他太癡，沒有法子叫他知道自己的心思。

飯正吃罷，王子服家裏叫人牽着兩匹驢子來尋他。前幾天，王子服的母親，候他兒子多天，不見回來，心裏纔疑惑起來；村坊裏到處尋到，也沒有他兒子的蹤迹。便叫人去問他內姪，那姓吳的想起從前對王子服說的話，教他們到西南山裏面尋去；尋過了幾個村坊，纔到這地方。恰巧王子服走出門去，和他家裏人碰見了；他便回進去，告訴那老太婆，還求和嬰甯一塊兒回去。老太婆聽了也歡喜，說道：『我存這念頭，也不是一早一晚了；可是我年老了，身體不好，不能出遠門。若得外甥帶了你妹妹，去認認阿姨，也是狼好的事體。』說着，便把嬰甯喚出來；嬰甯笑着走來，老太婆說道：『有什麼開心，一笑便笑個不了？你能夠不笑，便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說着，便對他瞪了一眼；接着，又說道：『尔哥哥要你一塊兒到他家裏去，快去打扮打扮。』又招呼王家的人吃酒吃飯，樣樣照料周到；纔把嬰甯送出門去，說道：『阿姨家裏田地很多，養得起空閒人，也不多你一個；到了那邊，暫時便不用回來。稍稍讀幾句書，學點規矩，也好見得公婆，便託阿姨替你找一個好丈夫。』說完話，這兩人便告辭走去；走到山坳裏，回過頭來一看，還模模糊糊的見那老太婆靠着門框朝北面望着。

王子服回到家裏，他母親見了這個美人兒，嚇了一跳，問：『是什麼人？』王子服便說道：『這是母

親的姨外甥女兒。」母親說道：「從前吳家表兄對你說姨表姊妹，原是謊話；我並沒有姊妹，却什麼地方來的姨外甥女兒？」便問嬰甯，嬰甯說道：「我不是這個母親生的父親姓秦，這死的時候，我還裹在抱裙裏面，什麼事體都記不得了。」王老太太說道：「我有一個姊妹給嫁姓秦的，原是不錯，可是他已死去多年了，怎麼還能活着？」又細問他母親的面貌，身上什麼地方生瘡，什麼地方生瘤，樣樣都對。又疑心道：「錯是不錯，然他死去已經多年，怎麼能夠再活過來？」

正在疑惑，想不明白的時候，那吳家表兄來了，嬰甯見了，躲進裏屋去。姓吳的聽得這情形，呆了半天，忽然說道：「這位姑娘名叫嬰甯嗎？」王子服說道：「不錯。」姓吳的連說：「怪事！怪事！」問他：「你怎麼知道他的名字？」姓吳的說道：「秦家的姑母，去世以後，姑丈一個人守着，被狐狸精迷住，後來害癆病死去。那狐狸精生下一個女孩兒來，名叫嬰甯；一個蠟燭包兒，擱在牀上的時候，家裏的人統統看見的。姑丈死了以後，那狐狸還常常來看他女兒；後來到張天師那裏去求了一道符來，貼在牆上，那狐狸便帶了他女兒走了。現在這個姑娘，莫非是那狐狸的女兒嗎？」

大家聽了這話，滿肚子的疑心，祇聽得裏屋子嘻嘻哈哈的裝滿了嬰甯的笑聲。王子服的母親說道：「這個姑娘也太癡了。」姓吳的要請他出來見一見，王老太太走進屋子去拉他出來，他兀是

嗤嗤的好笑，回轉臉兒去抬不起頭來；老太太在後面推他出來，他纔使勁忍住了笑，抿着嘴對牆壁站了一回，慢慢的走出來。纔拜了一拜，急轉身跑進裏屋去，放聲大笑起來；滿屋子的女人，都被他引得好笑起來。

姓吳的說到南山去打聽打聽，帶便給他表弟說媒去；尋到那邊村坊上，連房屋沒有一間，祇看見野花落着滿地。姓吳的記得姑母葬的地方，彷彿在左近；但是墳塋墓碑都被亂草遮住，沒法子去找尋，祇是懷着滿肚子詫異。回來把這情形告訴王子服的母親，母親疑心嬰甯是鬼，進去把姓吳的話告訴他，他聽了一點也沒有驚慌的樣子；又可憐他說你沒有家了，也一點兒沒有傷心的神氣，祇是吃吃的癡笑。大家看了，猜不透他是什麼東西。

母親叫他和小女兒睡在一處，看看天色稍露亮光，他便走到母親房裏來請安，又伺候母親起來，做點針綫，也精細巧妙，沒人趕得上。便是個歡喜笑，笑起來，喝也喝他不住；可是他笑的神氣很有滋味，雖有癡狀的樣子，一笑却格外覺得美貌，大家都歡喜他。隣舍人家的女伴，都搶着來和他說笑，母親想檢一個好日子給他和兒子結了夫妻，心裏到底怕他是鬼怪，暗地裏在太陽光裏看他，他那人影兒實在沒有兩樣。

到了好日，給他打扮齊整，做新娘，出來行禮；嬰甯便笑個做一團，連跪拜也不成個樣兒。祇得糊亂過去。王子服看他癡癡的，怕他把夫妻在房裏的私下事體也說出來；不料他却守得狠緊，一句也不肯吐露出來。每逢到母親生氣的時候，或是憂愁的時候，嬰甯跑來笑一笑，便解去了；丫頭奴才有了小錯處，怕被老太太打罵，便求他先走到老太太跟前說說話。那做錯事體的丫頭，趁這當兒去見老太太，常常免去責罰。他歡喜花兒成了癡，到親戚人家去搜尋，又偷偷的當了金釵首飾去買好的花種兒來？過了幾個月，階沿上籬笆邊，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花。

院子後面有一架木香花，緊靠着西面鄰舍人家；嬰甯常常爬上架子去採下花來，插在鬢邊，看着玩着，有時給母親看見了，常常叫住他，嬰甯到底也不改。有一天，西面鄰舍人家的兒子，見嬰甯爬在花架子上，眼睛看出了神，心裏便說不出的歡喜；嬰甯見了，也不躲避，反對他笑了一笑。那人錯認是嬰甯看中了他，心裏愈加動起來；嬰甯把手指着牆腳下，笑着下去。那人認做叫他在牆腳下守候，快活得不得了；到黃昏時候，他躡着腳走到牆腳下去，果然看衣嬰甯站着。走上前去，也不及打話，抱住了便幹，忽覺得那龜頭上和針刺一般，痛激心肝，大叫了一聲，倒在地下。細細看時，並不是嬰甯，是一段枯木頭，靠在牆腳下；龜頭插進去的地方，是簷頭雨水點滴在木頭上，成功一個窟

墮他父親聽得喊聲，急急跑出來，問他：「什麼事體？」他祇喊着痛，不說一句話；他妻子走來，纔把這實在情形告訴他，拿燈來一照，見那窟窿裏爬着一頭很大的蠟子，和小的蟹一般大。他父親把木頭弄碎，捉住那蠟子打死，背着他兒子回到屋子裏，挨到半夜裏死去。

那鄰舍人家，便到衙門裏去告王子服，說嬰甯是個妖怪；縣官一向歡喜王子服的才學，深知道他是規矩人，反說這鄰舍老頭兒瞎告狀，便要打他。王子服替他去求情，纔把這老頭兒放回去。王老太太對嬰甯說道：「癡到這樣子，我早料到太高興了，有禍水出來的；幸而知縣官明白，沒有拖累我家。若換一個糊塗官，一定要把我們女流捉到公堂上去，叫我兒子還有什麼臉面出去見親戚鄰舍？」嬰甯聽了，便板起臉兒，罰着咒說道：「我從此不再笑了。」母親說道：「做人那有一個不笑的？祇要笑得及時。」可是嬰甯從此以後，竟不再笑，便故意去逗弄他，也到底不笑。但一天到晚，也從沒有縉眉頭愁苦的兒臉。

有一天夜裏，對着他丈夫，忽然吊下眼淚來；王子服看了奇怪，嬰甯哭着說道：「從前因為和你一塊兒住着日子還少，說了怕你驚慌；現在看婆婆和你都很歡喜我，沒有兩樣的心腸，我便直說出來也不妨事。我本是狐狸生的，母親臨走的時候，把我寄在鬼娘家裏，跟着鬼娘十多年，纔有今朝。」

這一天；我又沒有弟兄，所靠的祇有你。母親孤凄凄的在山坟裏，沒有人可憐他給他，和秦家的墳葬在一塊兒，他在陰世裏常常傷心氣惱；你如不厭棄，使陰世裏的人出了這口氣，叫生女兒的也知道有點兒用處，便不忍心去溺死他拋去他了。」王子服聽了，答應他，又怕那墳堆給野草遮住，嬰甯說：『不要緊。』他夫妻兩人，立刻叫人抬了棺材走去，嬰甯在亂草堆裏，尋到了做墳墓的地方，果然看見那老太婆的屍身，皮骨還在。嬰甯抱着，哭得很傷心，裝下棺材，抬着回去，尋到了秦家的墳墓，便給他葬在一塊兒。

這天夜裏，王子服夢見那老太婆走來，對他道謝，醒過來告訴嬰甯，嬰甯說道：『我夜裏見他走來，他叫不要驚醒你。』王子服懊悔不拉住他，嬰甯說道：『他是一個鬼，世界上活人多，陽氣很利害，怎麼能存身得住？』王子服又問：『小榮是什麼人？』說道：『也是一隻狐狸，狠奸滑，母親留他在一塊兒，叫他看管我，他常常去偷了菓子來給我吃，所以我也感激他，常常不忘記他。昨夜母親來的時候，我也問起，聽說已經嫁了。』

從此每年到清明節的時候，他兩夫妻跑到秦家的墳上去拜掃拜掃，從不間斷的。嬰甯過了一個年，生下一個孩兒來，抱在懷裏的時候，便不怕陌生人，見了人便笑，也狠像他母親呢。

異史氏說道：「看他嗤嗤的癡笑，好像全沒有心肝的；那牆腳下的惡捉弄，他的狡滑，有誰比得上？至於狼腸心的想着鬼娘，把笑變做哭；這個嬰甯，實在是借着笑遮掩他的聰明。聽說山裏有一種草，名叫「笑矣乎」。嗅着他的氣息，便笑個不住；屋子裏種着這草，那合歡忘憂幾種花草，統統趕不上了。——若說那解語花，正嫌他太裝模做樣呢！」

（註一）求風 雄的叫鳳，雌的叫凰；男人娶媳婦叫求凰。

（註二）醮釀 和尚道士做法事，便叫做打醮；釀是避災難。

（註三）悒悒 心裏不快活氣悶的樣子。

（註四）仰息 仰息，是仰起頭來聞人的鼻息；便是求人的意思。

（註五）鳥道 說山裏的路七高八低的，野獸也不能走，祇有雀兒飛的路。

（註六）格磔 格磔，是模仿雀兒叫的聲音。

（註七）雛尾盈握 雛尾，是說小雞；盈是滿的意思；握，是捏着拳頭。說小雞和拳頭一般大。

（註八）異物 異物，是說鬼。

（註九）葭葦 葭，是蘆草；葦，是草裏面白顏色的皮很薄的。比方是至親交情和葭葦一般連在一塊兒的。

（註十）瓜葛 葛，是瓜藤；比方是遠親，和瓜藤一般。

(註十一) 啁噍 說話過多，便叫啁噍。

(註十二) 雙衛 衛是驢子，雙衛便是兩匹驢子。

(註十三) 綳臥 綳是包孩兒的布，俗名叫蠟燭包。

(註十四) 女紅 紅是古時的工字，女紅便是說

女人做的工。

(註十五) 嫣然 笑時最動人的樣子，名叫嫣然。

(註十六) 鶻突 鶻突，便是糊塗。

(註十七) 合厝 棺材暫時不葬，擱在空屋子裏

胡四娘

尚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如，問其居第，但笑不

便叫厝

(註十八) 輿襴 輿是抬着柩，是棺材的別名。

(註十九) 笑矣乎 有一種香蕈，吃了便乾笑，不住，成了病，土人叫做「笑矣乎」。

(註二十) 合歡忘憂 合歡，便是夜合花，忘憂，便是萱草。

(註二十一) 解語花 千葉的白蓮花，唐名皇取名叫「解語花」。

言生永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

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囑眸不轉；女笑曰：『眈眈視妾何爲？』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青盼若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顛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

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煙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留。』四姐無語。

姐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旣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黏寢門，可以却之。』遂書之。旣曉，三姐來，見符，却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逕去。

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柅木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卽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黃良醞，我

卽攜小肴僕來，與君爲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鹹麩屑各一，——卽袖刀子，縷切爲燻，灑酒調羹，歡洽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

既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烏，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烏於牀。二女遂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

* * * * *

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王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煙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蹟兆，今在君家，不翦，當繼吾弟亡者。』

時生與女密邇，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王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啓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鍼刺脬作孔，予卽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

倒地上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攜瓶別去。

後生在野，督備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月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

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尙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姓尙的，是泰山地方的人，他一個人坐在書房裏，——這時正在秋天夜裏，——天上的銀河，放著白光，亮晶晶的月兒，掛在空中，他在花影子裏，踱來踱去，心裏很起了一片癡想，頭忽然看見一個女人，人爬着牆頭過，來笑着說：『秀才心事很重？』姓尙的走上前去一看，他面貌標緻，得和天仙一般快活極了，忙抱着他走進屋子去，兩個人說不出的親熱了一回，那女人自己說：『姓胡名叫三姐。』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便笑着不肯說，姓尙的也不再追問，他祇求他結個長久的。

交情。

從此天天跑來，並沒有一天晚上空。有一天夜裏，兩人膝蓋頭碰着膝蓋頭坐在燈底下，姓尙的歡喜他，眼光釘着他看個不休。那女人笑着說道：『眼睛烏溜溜的看着我做什麼？』姓尙的說道：『我看你美得和紅藥花碧桃花一般，便是看到天亮也不討厭的。』那女人說道：『我是一個粗人，你便這樣看得起；我若給你見了我家的四妹妹，不知道你要癡到怎麼樣子呢？』姓尙的聽了，愈加動了心，恨不能夠見他一面，便跪在他下不起求，求他去把四妹妹請來。

過了一個夜，他果然拉了四姐來了；年紀纔得十五歲，嫩得和濕着露水的荷花一般，美得和烟霧裏罩着的杏花一般。罩着嘴，微微的一笑；那種鈎人的樣兒，真叫人看了魂靈兒也飛去，姓尙的歡喜得發狂，拉他坐下；三姐和姓尙的說說笑笑，四姐坐在一傍，手裏弄着一條繡花帶兒，低着頸子不做一聲。隔了一回，三姐站起來要去了，四姐也要跟他去，姓尙的拉住他不放，回過頭來，對三姐說道：『好人！求你替我說一句。』三姐便笑着說道：『癡男人，心裏急死了！妹妹依了他暫時住下罷。』四姐聽了，便不做聲。

三姐去了，他兩人十分恩愛；事體過了以後，四姐伸過臂膀去，替他枕着，把自己一身的事體，統統

告訴他一點兒也不隱瞞。他自己說是狐狸精姓尚的實在歡喜他美貌，心裏也不害怕；他又說：『姊姊的心腸兇惡，已經迷死了三個人了；歡喜他的沒有不死的。承蒙你歡喜我，不忍心看你死去，你要趁早斷絕他。』姓尚的聽了害怕，求他想個法子；四姐說道：『我雖說是個狐狸，却從仙人這裏學得點真本領；替你畫一道符，貼在房門口，可以趕走他。』說着，便替他畫一道符，到得天亮，三姐跑來，看見這道符，忙退出去。說道：『沒良心的丫頭！一心向着新男人，更忘記拉線的人了。你兩人應該有前世注定的緣份，我也不來爲難你。可也何必這樣子？』說着，一逕去了。

隔了幾天，四姐有事到別處去，和他說定，隔一晚便來；這一天，姓尚的沒事，走出門去閒逛。山脚下原有一株檲樹，長草堆裏走出一個年輕的女人來，也很標緻；走近跟前來說道：『秀才，何必迷住了胡家的姊妹？他也沒有一個大錢給你。』說着，便拿出一串銅錢來，交給這姓尚的，說道：『你先拿回去買點兒好酒，我便去拿了下酒的小菜來，和你開開心。』姓尚的拿着錢回去，真的去買了酒；停了一回，那女人果然來了，擺上桌來，——燒雞蹄子，每樣一隻，——便拔出刀來，切作一絲一絲的，縮着酒，說說笑笑，非常的快活。過了一回，吹熄了蠟燭火，上牀去，顛顛倒倒的淫蕩得不堪。

* * * * *

到天亮纔起來，正坐在牀頭，捧着腳換鞋子，忽聽得外面人聲，側着耳朵細細的一聽，卻是胡家的姊妹。那女人一看見，便慌慌張張的要逃去，那雙睡鞋兒，失落在牀上，他兩姊妹一邊趕出去，一邊罵道：『騷狐狸！怎麼敢和人一塊兒睡覺？』一直追出門外去，停了一回，纔回來。四姐埋怨那姓尙的說道：『你這個不長進的人！和騷狐狸住在一塊兒，我不能再親近你了。』說着沉下臉兒，轉身要出去。姓尙的驚慌起來，忙自己認錯，話說得十分可憐。三姐也在一傍勸解，四姐的氣慢慢平下來，從此他們和從前一樣的親熱起來。

* * * * *

有一天，有一個陝西人，騎了一匹驢子，走到門口來，對姓尙的父親說道：『我尋訪妖怪，也不是一早一晚了，現在被我尋到了。』姓尙的父親聽了他的話，很奇怪，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道：『小人在江湖上跑來跑去，一年十多個月，倒有八九個月離家出門去的，家裏來了一個妖怪，被他迷死了我的弟弟，我回家去，知道了，心裏十分悲傷。我罰下咒，一定要尋到那妖怪弄死他，跑了幾千里路，一點兒沒有蹤跡，現在你家裏，不除去他，便要跟了我弟弟一塊兒去了。』

這時姓尙的和那女人天天在一塊兒，他父親也稍稍有點兒知道，聽了這客人的話，害怕得了不

得，請他進去，叫他做起法來。他拿出兩個瓶子來，擺列在地上，畫符念咒的半天，祇見有黑霧一般的四個團兒，一團一團的攢進瓶子裏去。那客人笑着說道：『他一家門都在這裏面了。』便拿豬泡包住了瓶子的嘴，封得十分牢固；姓尙的父親在一傍看了，也很開心，再三留那客人在家裏吃飯。姓尙的看了這情形，心裏難受得狠；走近瓶子邊去，祇聽得四姐在瓶子裏說着話道：『看死不救，你怎麼這樣沒良心？』姓尙的聽了，心裏愈加軟下來，急急上去，揭去那封皮，却黏住了沒有法子解得開。四姐在裏邊又說道：『不用打開，祇叫把桌上的旗子打倒，拿針在豬泡上面穿一個眼兒，我便能逃出來。』姓尙的依着他做，果然看見一道白氣，從眼兒裏穿出來，直衝上天去；客人飯吃罷出來，見那旗子倒在地上，很驚慌的說道：『逃去了！這一定是公子放走的。』說着，拿起瓶來一搖，低下頭去聽聽，說道：『幸而祇逃去了一隻，這東西該不死，便饒放了他罷。』拿着瓶告辭去了。

後來姓尙的在田地上看着工人割麥子，遠遠的見四姐坐在那樹根子上；姓尙的走近去，他拉住了手問了幾句話，又說道：『我和你分別以後，已隔了十年；現在仙丹已經鍊成了，祇想着忘不了你，所以再來見你一面。』姓尙的要拉他一塊兒回去，四姐說道：『我不是從前可比了，不可再拿

男女的私情來動我的心，日後再和你見面罷。」話纔說完，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了。又隔了二十年多，姓尚的正一個人在屋子裏，見四姐從外面進來，姓尚的笑着和他說話，四姐說道：「我的名字，已經寫在神仙榜上了，原不該再到世界上來；祇因心裏感激你的恩情，特來告訴你的死期，你該早早料理後事，也不必傷心，我便超度你做一個鬼仙，也沒有苦惱的。」說着，告訴去了。到了那一天，姓尚的果然死了。——那姓尚的是我的朋友李文玉的親戚，他和四姐這位朋友常常親眼看見的。

(註一) 銀河 銀河，又叫天河；秋天的夜裏，天上有一道白光的便是。

(註二) 青盼 盼，便是看。好意看人，便叫青眼；惡意看人，便叫白眼。

(註三) 卿卿 對女人親愛的稱呼。

(註四) 引線人 引線人，便是說媒人。淮南子裏

蓮香

有兩句：「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引線人三字，便是這個典故。

(註五) 桑梓 桑梓，便是說家鄉。

(註六) 撒瑟 撒瑟，便是說人死。儀禮裏有一句：

「有疾病者，齊撒瑟。」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爲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云：『丈夫何畏鬼狐？雄來，我有利劍；雌者，尙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爲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遽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

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復戲也，啓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逆香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自此三五日，輒一至。

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與語，覲面殊非。年僅十五六，鞦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爲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旣而羅襦袷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爲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頗常侍枕席，房中得無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倡，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鷄鳴欲去，贈繡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着，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

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

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恆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懌。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

次夜，逆香果至，笑語甚恰；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儻損，保無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析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之。

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瘠尸瘵鬼，甯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

渠之窺妾者。」

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曠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攜藥餌爲君一除陰毒，幸病蒂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爲鬼病。蓮夜夜同衾假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

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爲我作巫醫，請勿爲懟，情好在我。」李稍釋。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

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爲君除之，不妒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爲狐祟耳！」蓮乃歎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拂然逕去。

由是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尙戀戀

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沈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體，日遣館童餽給飲食；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

生羸臥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褰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

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歛入，猝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數責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令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天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爲之，人且不堪，而况於鬼。』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探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

生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幸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

處郎君者。李赧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斂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視然於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採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瘳盡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效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瘳，尙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僞示生歸，以絕交往。

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不至，偶至，一望卽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嘗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鴛，靈女不得遁，遂著衣偃臥，蹠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恆出履共弄。蓮歎曰：『窈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

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子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統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鳥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隣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隣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隣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啓關，將往偵探，苦無由。

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媪索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鞵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偏體瘙癢，皮盡脫，晨起睡鳥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脗合，乃喜。復擘鏡，則眉目頤頰，宛肖平生，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貽。

逆香聞其異，勸生以門通之，而以質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媪初度，因從其子墻行，往爲壽。媪睹生

名，故使燕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爲侮。日出，浼母舅執柯，媪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聘。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

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麝毯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旣揭，歡若生平。蓮陪啜飲，細詰還鬼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沈浮，偶至張家，見少女臥牀上，迎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

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口就沈綿。捉燕臂曰：「敢以雙種相累，我兒卽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沈痼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啓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心抱兒哭諸其墓。

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曰：「門

外一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子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

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領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因熟視燕兒，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爲不祥，夫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集。

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啓李家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

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略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

而置之遂至覘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一個姓桑的讀書人，單名曉號子明，是沂州人，從小沒了爹娘，在紅花埠地方讀書。他做八安靜規矩，自己很愛惜自己，每天到天亮的時候，他便跑到東面隣舍家去吃飯，回來空閒的時候，祇是一個人呆坐着。東面隣舍有一個朋友，對他開玩笑說道：『你一個人住在那邊，不怕鬼和狐狸麼？』姓桑的笑着說道：『男子漢怕什麼鬼和狐狸？雄的跑來，我有一柄很快的寶劍，雌的跑來，我便開着門請他進來。』那鄰舍朋友跑去和他朋友商量，叫一個窰姐兒，拿梯子爬過牆去，把指尖兒輕輕的去彈着他的房門。姓桑的在門縫裏張望，問：『是誰在外邊打門？』那窰姐兒便自己說是個鬼。姓桑的在裏面聽了，害怕得狼牙齒打顫的聲音很響，那窰姐兒在外面守候了一回，自己回去了。這鄰舍朋友第二天一早跑到姓桑的書房裏，姓桑的便告訴他昨天遇見鬼的事體，又說自己害怕，快要搬回家去。這鄰舍朋友聽了，拍着手說道：『你爲什麼不開着門請他進來呢？』姓桑的聽了他的話，頓時明白那個鬼是人假裝的，便安心照舊住着。

過了半年，有一個女人夜裏跑來，打他的書房門，姓桑的心想，又是朋友來開他的玩笑了，便開着

門放那女人進來。看他面貌，真是壓倒通國的一個美人兒；姓桑的詫異着，問他：「打什麼地方來的？」那女人說道：「我名叫蓮香，是住在西面的窰姐兒——」這紅花埠地方，窰子原是很多的，

——姓桑的聽了，也便相信他；吹息了燈火，上牀去，十分親熱。從此隔着三五天，便來一過。

有一天夜裏，姓桑的獨自坐着呆想，忽然一個女人悄悄的走進房來；姓桑的心想他是蓮香，便迎上前去對他說話。在他臉上看，却不是蓮香；他年紀祇得十五六歲，拖着長袖子，披着鬚髮兒，他神氣又美麗又清秀。走起路來，一幌一幌的，又像上前，又像退後。姓桑的心裏狠詫異，疑心他是狐狸；那女人說道：「我是好人家的女兒，姓李，心裏歡喜你清高風雅，請你要另眼看待我。」姓桑的聽了歡喜，伸手過去捏着他的手，那手冷得和冰一般，問他：「怎麼冷得這樣子？」他說道：「我從小身體單薄，又是夜裏受着霜露，怎麼不要冷？」停了一回，解下羅裙來，竟還是一個姑娘的身體。那女人說道：「我心裏歡喜你得利害，我這身體，好似一朵不會開的花，今天却守不住了；你倘不嫌我粗笨，我情願常常陪你睡覺。你房裏可有別人嗎？」姓桑的說道：「我這裏沒有別人，祇有一個住在西面的窰姐兒，他也不常常來的。」那女人說道：「我要小心避開他；我和窰子裏的人不一樣的，你須要守住秘密，不可吐露風聲出去。他來的時候，我便去，他去的時候，我便來。」說着，聽

得外面雞啼的聲音，他便要去；臨去的時候，送他一隻繡鞋兒，說道：『這是穿在我下身的，你想着我的時候，拿出來玩弄；有別人在屋子裏的時候，千萬不要拿出來玩弄。』姓桑的接過來一看，着尖尖的和解結兒的鑽生一般，心裏狠歡喜他。

過了一夜，屋子裏沒人的時候，便拿出鞋子來看着玩弄；那女人便悄悄的走來，兩人又親熱了一回。從此每逢想起這女人，拿出鞋子來玩弄的時候，那女人便走來。姓桑的心裏詫異，問他：『什麼道理？』那女人笑笑說道：『是恰巧碰，到這時候，並沒有什麼道理。』有一夜，蓮香跑來，見了桑子明嚇了一跳，說道：『郎君神氣怎麼這樣銷瘦？』桑子明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蓮香便轉身出去，說：『過十天再來。』自從蓮香去了以後，這李姑娘便天天來，竟沒有一夜空的，他又問桑子明：『你的相好，怎麼好久不來？』桑子明便把蓮香約定十天以後再來的話告訴他，李姑娘笑着問道：『你看我比蓮香是誰長得標緻？』桑子明說道：『你們兩人都是絕頂的美貌，但是蓮香姑娘的是皮膚和暖的。』李姑娘聽了，臉上變了色，說道：『你嘴裏雖說兩人都是絕頂美貌，原是對着我，故意這樣說的；那人一定標緻得和月宮裏的仙人一般，我想來一定趕他不上。』說着，心裏狠不快樂，算算十天約定的時候已經過了，李姑娘叫不要說穿，要躲在門外偷看。

他到了第二天夜裏，蓮香果來了，兩人說說笑笑，甚是親熱；到得睡上牀去，蓮香狼驚慌的說道：「不得了！十天不見你，怎麼益發瘦軟得不成樣兒？保不定你沒有別的東西遇到嗎？」桑子明問他：「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道：「我看你的神氣看得出來，把你的脈，又細又碎，和亂絲一般。這是被鬼迷住的病症。」到了第二天，李姑娘走來，桑子明便問他：「你昨天偷看蓮香的面貌，長得怎麼樣？」李姑娘說道：「果然標緻，我原疑心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女人；這個女人，果然是狐狸變的。他去的時候，我在後面跟着，他在南山的窟窿裏住着。」桑子明聽了這話，疑心他是吃醋，造的謠言，便隨嘴應着他。

過了一晚，他對蓮香開着玩笑說道：「我實在是不信的。有人說你是狐狸變的。」蓮香聽了，連連追問：「是什麼人這樣說的？」桑子明聽着說道：「我自己拿你開玩笑。」蓮香說道：「便是狐狸，也和人沒有什麼兩樣。」桑子明說道：「迷狐狸的人，害病利害了，便要死，所以可怕得狠。」蓮香說道：「話不是這樣說的。像你這樣年紀的人，同牀三天以後，精神氣力，都可以照舊，便是和狐狸睡覺，也沒有什麼害處。你若天天去幹，便是人也比狐狸利害呢。天底下害癆病死的鬼，難道都是被狐狸迷死的嗎？你說雖這樣說，一定是有人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桑子明再三說沒有，蓮香

追問得益發利害。桑子明瞞不住，便把李姑娘的事體說出來。蓮香說道：『我原詫異你瘦得這等利害，便是有李姑娘，也不至這樣快。怕他不是人嗎？你不要聲張，明天夜裏，我也學着和他偷看我一般。』

這天夜裏，李姑娘走來，纔說了三兩句話，聽得窗子外面有咳嗽的聲氣，他便急急逃去。蓮香走進屋子來說道：『你可不得了！他是真的鬼怪，你迷戀他的標緻，若不快快的斷絕他，陰世裏的路也快到了！』桑子明心想他是吃醋說這個話的，便也不做一聲。蓮香說道：『我原知道你弄不下他，可是我也不忍心看你死不救，明天我拿藥來，替你除去陰氣的毒。幸而你的病根還淺，過了十天，你的病也能好了。現在我和你一牀兒睡着，候你病好以後再去。』說着真的拿出一撮藥來，給桑子明吃下去。一刻兒工夫，肚子便瀉了兩三回，覺得肚子裏清爽空虛，精神也頓時快爽起來，心裏狠感激他。——但他到底不信是鬼害他的病。蓮香夜夜和他一被窩摟着睡覺，桑子明要和他尋歡，他便把桑子明推開。過了幾天以後，他皮肉便飽滿起來。

蓮香要回去，臨走的時候，再三叮囑他和李姑娘斷絕。桑子明含含糊糊的答應他，待到關上房門，點起燈火，便拿出那隻小腳鞋兒來玩弄着，心裏又想着李姑娘忽然跑來，和他斷絕了好多天，他

臉兒上狠有不樂意的樣子。桑子明說道：『他接連好多夜替我做醫生治病，請你也不要恨他。我心裏依舊和你好的。』李姑娘聽了，稍稍的開心起來。桑子明睡在枕上，悄悄的說道：『我歡喜姑娘歡喜得狠利害，可是有人說你是個鬼怪變的。』李姑娘聽了，舌頭結住了半天，罵着人說道：『一定是那淫蕩的狐狸精迷着你，造這個謠言給你聽。你若不和他斷絕，我便從此不來了！』說着，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桑子明再三說着好話勸解他，他纔住了哭。

隔了一夜，蓮香來了，知道李姑娘又來過了，便生着氣說道：『你一定要尋死嗎？』桑子明笑着說道：『你吃醋怎麼吃得這樣利害？』蓮香聽了，愈加生氣，說道：『你得了死的病根，我替你除去了，你還說我吃醋，要怎麼樣纔叫不吃醋呢？』桑子明造着謠言，和他開玩笑，說道：『那姑娘說我前幾天的病，是被狐狸精害的。』蓮香便生着氣說道：『聽你這樣說來，你還是迷住了，不明白。將來萬一出了一料不到的事體，叫我有百張嘴，也自己說不清楚，我便從此去了。候過一百天以後，你害病睡在牀上的時候，我再來看你。』桑子明拉住他，他也不聽，把手一推，一直出去了。

從此李姑娘便朝朝夜夜在一塊兒，大約過了兩個多月，覺得身上很難受。起初自己心裏還寬解着，後來一天一天慢慢的瘦弱下去，祇吃薄粥一盃。要想回家去養病，心裏又迷戀着這個李姑娘，

不忍丟他便走，延挨着過了幾天，那病勢益發沉重，不能再爬起牀來。那鄰舍朋友看他病得利害，每天叫書童送茶飯過去。桑子明到這時候，纔疑心到李姑娘身上，便對李姑娘說道：『我懊悔不聽蓮香的說話，便病到這步田地。』他話說完，便暈絕過去，隔了一回，又醒過來，撐着眼向四下裏一看，那李姑娘已經去了。從此便絕腳不來。

桑子明一個人瘦怯怯的，睡在空空洞洞的一間書房裏，心裏想着蓮香和鄉下人望過年好收成一般。有一天，正在呆呆的想他，忽然見有一個人掀着門簾進來的，便是蓮香。他走到牀前，冷笑着說道：『鄉下人我的話難道是說錯的嗎？』桑子明哭了半天，說道：『自己知道錯了，祇求你救救命！』蓮香說道：『現在的病根已深，實在沒有救命的法子；我暫時來送你的終，說幾句永遠分別的記，表明我從前並不是吃醋的意思。』桑子明聽了心裏十分悲傷，說道：『枕頭底下有一樣東西，請你拿出來，給我拉破他。』

蓮香去找出那鞋子來，在燈光底下翻來覆去的玩着，看着李姑娘一閃身進來，一眼見了蓮香，轉身要逃出去。蓮香走上去，把身體攔住在門口，李姑娘又難爲情，又害怕，弄得走頭無路。桑子明一句一句的說着埋怨他，李姑娘一句也回答不上來。蓮香笑着說道：『我今天纔得和阿姨見面，說

個明白；從前說相公舊病復發，未始不是被我害的；現在他病到這樣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李姑娘聽了，祇是低着頭，自己認錯；蓮香說道：「這樣一個美人兒，想不到竟把人家一段歡喜你的心腸，換了你這狠毒的手段。」李姑娘聽了，爬倒在地上，吊下眼淚來；求蓮香可憐他，救救他。蓮香上去把他扶起，細細的盤問他的來歷，他說道：「我是李通判官的女兒，年輕的時候死去，葬在這裏牆外地方；我的身體雖死，我的心却没有死。和相公親近，是出我的本心；害死相公的性命，實在不是我的本心。」蓮香說道：「聽說做鬼的歡喜叫人死，人死了以後，可以永遠在一塊兒。這句話可是不是？」李姑娘說道：「這句話不是的。兩個鬼在一塊兒，一點兒沒有快活的地方；若說鬼和鬼可以尋快活，那陰世裏年輕的小夥子，難道沒有嗎？」蓮香說道：「好笨的姑娘！夜夜和他幹，便是人，人也受不住，何況你是一個鬼？」李姑娘便問：「狐狸都要迷死人的，你有什麼法子，却能不害死人？」蓮香說道：「那要迷死人的狐狸，都是採人的精神，去補他的身體；我不是這一種狐狸，所以世界上很有不迷死人性命的狐狸，斷斷沒有不害死人的鬼。因為鬼的陰氣太重。」

桑子明聽了他兩人的話，到這時候，纔知道他們一個是狐狸，一個是鬼，都是真的；幸而和他們厮混得熟了，心裏一點也不害怕。回心想到自己的病，祇剩得一綫的氣息，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蓮

香回過臉兒去問着李姑娘道：『你有什麼法子救救桑相公？』李姑娘紅着臉兒說道：『實在沒有法子。』蓮香笑着說道：『怕相公的身體醫強壯以後，醋娘子又要和我吃楊梅了！』李姑娘對蓮香拜了一拜說道：『你倘有救命的本領，使我不對他不，我從此便永遠躲在陰世裏，再不敢老着臉兒到陽間世上來了。』蓮香打開袋子，拿出藥來說道：『我也早料到有今天這一天，我和相公分別以後，便到海上三山去採藥料，一共採了三個月纔把藥料採齊。害癆病直到死去，把這藥送下去，沒有不活過來的。但是這病從什麼人身上得來的，仍舊要什麼人去替他做藥引子；現在相公的病，從李姑娘身上得來的，不得不請李姑娘幫一個忙。』李姑娘問：『要什麼？』蓮香說道：『不要別的，祇要你櫻桃小嘴裏的一點香唾罷了。我把丸藥送進病人嘴裏去，請你對着他嘴，哺進涎唾去。』李姑娘聽了，羞得滿臉通紅，低着頸子，頭轉來轉去，只是看着那小腳兒上的鞋子。蓮香說道：『妹妹心裏歡喜的，祇有這鞋兒嗎？』李姑娘聽了，益發不好意思，那臉兒抬起來又低下去。不知道怎麼是好。蓮香說道：『這親嘴的事體，是你平常同相公做慣的，現在又怎麼這樣小器了？』說着，他把那粒丸藥送進桑子明的嘴去，回過身來催着李姑娘；李姑娘沒有法子，祇得上去親着嘴，哺進口涎去。蓮香在一傍催着，叫他再哺一口，哺下了第二口，又叫他哺第三口，一共哺

了三四口，那丸藥已送到喉嚨下面停了一回，聽得肚子裏和打雷一般的響起來；接着又送下一粒丸藥去，蓮香便自己上去親着嘴，吹進氣去。桑子明睡在牀上，覺得小肚子裏面和火一般的熱起來，那精神又提起來了。蓮香說道：『好了！好了！』李姑娘聽得外面雞啼的聲音，他便驚慌起來，轉身出去，蓮香因為桑子明害病纔好，還要好好的調養，天天跑到鄰舍家去吃飯，總不是事體。便拿外面的門反扣起來，假裝做是桑子明回家去了；從此以後，和朋友也不來往了。

從此蓮香白天夜裏都守着看管他，李姑娘每天夜裏總跑來，很小心的服侍病人，待蓮香好似姊妹一般。蓮香也狠可憐他，歡喜他。這樣住了三個月，桑子明身體強壯得和當初一樣，李姑娘便一連隔幾夜不來，偶然來一過，一照面便去了。有時和桑子明對面坐着的時候，他也鎖着眉頭不快活，蓮香常常拉住他，和他一塊兒睡覺，他抵死不肯，轉身要逃去。桑子明追上去，抱住他走進屋子來，他身體輕得和紙紮人兒一般，李姑娘逃不走，他便和衣睡在牀上，縮着身體不滿二尺長。蓮香看了，愈加可憐，他悄悄的叫桑子明上前去抱住他，和他親熱，憑你怎麼去搖動他的身體，他總不肯醒來。待桑子明睡熟了，醒過來，四處找尋，李姑娘已經不見了。後來過了十多天，竟不見他再來。桑子明心裏記掛得狠利害，他和蓮香兩人常常拿出那鞋兒來，一塊兒看着玩着。蓮香嘆了一口

氣說道：『李姑娘標緻得這樣子，我看了也覺得可憐；何況你是一個男子！』桑子明說道：『從前我一拿出鞋子來，他便來了，我心裏原疑心他，但到底也料不到他便是鬼；現在我見了這鞋子，便想起他的面貌，實在叫我心裏難受。』說着，他便流下眼淚來。

* * * * *

從前當地有一家財主人家姓章的，他家有一個女兒，名叫燕兒，年紀十五歲，因害病不淌汗死去過了一夜，他又醒過來，從牀上坐起來，四面一看，便要跑出去。那姓章的去把門鎖上，不讓他出去。他女兒自己說：『我是通判女兒的魂靈，心裏感激那桑相公想得我利害；我脫下一隻鞋兒，留在他那地方。我實在是個鬼，把我鎖起來也沒有什麼好處。』姓章的聽他話說得有來歷，便問他：『你怎麼能到這裏來的？』李姑娘回過臉兒去，在屋子裏四面看着，模模糊糊自己也不知道；有人對他說：『桑子明因害病回家去了。』李姑娘便和他分辯，說他瞎說。家裏的人狠奇怪，那東面鄰舍朋友聽得這個話，便打牆上爬過去一看，見桑子明正和一個美人兒對坐着說話，便躡着腳進屋子走近去，那美人兒驚慌起來，一轉眼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位鄰舍朋友也詫異起來，問他：『這是什麼人？』桑子明笑着說道：『從前我原對你說過雌的便開着門請他進來。』鄰舍朋友便說

起燕兒的話，桑子明聽了，便去開了大門，想跑到章家去打聽；又苦於和章家不認識，沒有因由到他家裏。

那章姑娘的母親，聽得桑子明果然不會回家去，心裏益發奇怪，故意叫老媽子跑來，要那隻鞋兒。桑子明立刻拿出來，交給他拿回去。燕兒見了這鞋子，高興起來，伸出腳來，試穿穿，誰知鞋兒比腳還短着快滿一寸呢。他又狠詫異起來，拿着鏡子自己一照，忽然想到自己是借着別人的身體活過來的，便把從前的事體說出來，章太太聽了纔相信。李姑娘又對着鏡子大哭起來，說道：『從前我的面貌，自己看了也很歡喜，每見了逆香姊姊的面，還覺得比不上，心裏狠不好意思；現在反變了這副臉兒，雖說做人，倒還不如做鬼能保住我的美貌！』拿着那鞋子，大哭起來，勸他不住；他，把被兜住臉兒，直挺挺的睡在牀上，送飯來給他吃，他也不吃。身上的皮膚，遍身腫起來，一共七天不吃飯，到底也不死；那身上的腫，慢慢的消去，覺得肚子裏餓得利害，耐也耐不住，便又吃飯。過了幾天，渾身發起癢來，拿手來搔搔，那枯皮統統脫下來。早晨從牀上起來，那腳上套着的睡鞋兒，便自脫落下來，尋得了再穿上腳去，便大得沒比他再大的了。便試把從前的鞋子穿上腳去，大小正合得上，心裏便快活起來；又拿鏡子來一照，那眉眼腮龐兒，狠像從前的面貌，心裏越發快。

活起來。梳洗過來，去見章家的母親，家裏人都見了他發怔。

蓮香聽得這稀奇事體，勸桑子明託媒人到章家去說媒；又怕沒錢的和有錢的相差得太遠，不敢冒冒失失的便去。碰巧那章家的老太太做生日，桑子明便跟他女婿子姪輩一塊兒跑去拜壽；那老太太見了桑子明的名片，故意叫燕兒隔着簾子張望，桑子明最後一個進來。李姑娘見了，很快的跑出來，拉住他的袖子，要跟桑子明一塊兒回去。章老太太喝住了他，他纔紅着臉回進屋裏去。桑子明細細的看那燕兒的面貌神氣，活像那李姑娘，便忍不住淌下眼淚來，拜倒在地下，不肯起來。那老太太扶他起來，看桑子明這樣子，心裏也不生氣；桑子明回出去，求他的娘舅做媒，章老太太商量檢一個好日子，把桑子明招贅過來。桑子明回去，把這話告訴蓮香，又和他商量，拿什麼東西下聘；蓮香聽了呆呆的半天，便站起來要告別回去，桑子明驚慌得了不得，便吊下淚來。蓮香說道：『你快要到人家裏去做新郎了，我跟着你一塊兒去，我也沒有這張臉面。』桑子明便商量先把蓮香送回家去，再來迎娶燕兒，蓮香依從他；他又把這情形去告訴章家，章家聽說他已經有了媳婦，便生氣埋怨他。燕兒再三說明是自己願意的，祇得照他的辦法。

到了那一天，桑子明親自跑去迎接，看片子裏的擺設，十分潦草；待回到家裏，祇見從大門一直到

大廳上，拿花毯子鋪着地，幾百幾千盞燈籠，五顏六色掛着，和繡着花朵兒一般。蓮香走出來，扶着新娘，走進新房裏，上去把那遮面的帕兒揭下來，兩人見了面，和本來認識的一般。蓮香陪着他，喝過交歡酒，又細細的問他魂靈活轉來的情形。燕兒說道：「那時候心裏悶着不快活，祇恨自己的身體做了鬼，自己看看也看不上眼；和你們分別以後，氣憤憤的也不回到墳裏去，跟着風飄來盪去，每看見活的人，心裏便說不出的眼熱。白天躲在樹木草堆裏，晚上便聽這兩隻腳跑來跑去；無意中走到姓章的家裏，見一個年輕的女人睡在床上，便上去爬在他身上，不料便能活過來。」蓮香聽了這話，不做一聲，好似心裏想着什麼。

過了兩個月，蓮香生下一個孩兒來；生產過後，忽然害起病來，那病勢一天一天的拖延着沉重起來。他便拉住了燕兒的臂膀說道：「我留下這個孽種，拖累着妹妹；我的孩兒，便是你的孩兒。」燕兒聽了，便淌下淚珠兒來，勉強說幾句話，勸他不要害怕，替他去叫了醫生來，叫了做法事的來，他便推却不要。病重得快死了，喉喘裏的氣息細得和掛着一條絲一般。桑子明和燕兒都哭起來，他忽然睜大了眼眶子說道：「你們不要這樣傷心，你願意活在世上，我却願意死去；如合當有緣，再過十年以後，便能再和你見面。」他話說完便死去。過去揭開被頭，正要收斂，這屍首忽然變了一

雙狐狸桑子明不忍心兩樣看待他，便好好的安葬他。他生下來的兒子，名叫狐兒。燕兒看管他自己生出來的一般。每到清明時候，便抱着狐兒到墳前去哭一場。

後來過了幾年，桑子明便中了舉人，家裏也慢慢的多起錢來，可是燕兒苦於不會生育，狐兒性格狠聰明，身體卻單薄，常常害病。燕兒幾次要替桑子明娶一房小——有一天丫頭忽然進來說：「大門外有一個老太婆，帶着他女兒，要賣給人家。」燕兒把他喚進來，兩人見了面，嚇了一大跳，說道：「蓮香姊姊又活過來了嗎？」桑子明跑出來一看，真很像蓮香，也詫異起來，問他：「多少年紀了？」他回答道：「十四歲了。」問他：「要多少聘金？」那老太婆說道：「老身祇有這一塊肉，但求他落了一個好人家，我也有一個吃飯的地方，將來這副老骨頭，不拋在陰溝洞裏，也便心滿意足了。」

桑子明給了他許多錢，把那姑娘留下了；燕兒拉住姑娘的手，走進裏屋去，提着他的衣領，笑着說道：「你可認識我麼？」那姑娘回說：「不認識。」又問道：「姓什麼？」他說道：「我姓韋，父親是在徐城地方賣豆腐漿的，死過已經三年了。」燕兒彎着指兒，細細一想，蓮香死去到現在，整整十四年工夫，又細細的看着這姑娘，看他臉兒神氣，沒一樣不活像的，便拍着他的頭頂，喚着他說道：「

蓮香姊姊，蓮香姊姊！你說「十年以後再見」的話，一定不是騙我的。」那姑娘聽了，忽然想做夢醒來一般跳起來說道：「啊！」接着便對燕兒呆了半天，桑子明在一傍笑着說道：「這樣子，好似曾經認識舊時窠巢的燕子又回來了！」這姑娘淌着眼淚說道：「不錯了！我聽我媽說：我一生下來，便能說話；家裏人說我是不吉利的，便拿狗血給我喝下肚去，從此便忘記了從前的事體。現在聽了這話，真和做夢醒來一般。這位娘娘，可便是不願意做鬼的李家妹妹嗎？」一塊兒說起前世的事體，一回兒傷心，一回兒歡喜。

有一天，又到了清明的時候，燕兒說道：「這是每年我和丈夫哭姊姊的日子。」便一塊兒跑到他坟上去，祇見蓬蓬鬆鬆的野草，那坟上種着的樹，已經長大得夠一抱寬了。章姑娘看了，也嘆了一口氣，李姑娘對桑子明說道：「我和蓮香姊姊兩世要好，不忍心和他離開，把這兩副枯骨頭葬在一個坟裏。」桑子明依了他的話，去掘開李姑娘的坟，把枯體搬回來，葬在一塊兒；親戚朋友聽得這奇怪事體，都穿了喜衣服來送葬。不會用帖子去請他們，自己跑來的幾百個人。

我是在庚戌年到南方去游玩，走到沂州地方，被雨攔住了，在客店裏住下休息休息，有一個姓劉名叫子敬的，是他的表親，他拿出同在一個文會裏的朋友，名叫王子章做的「一篇記遺姓桑」的一

生一世的文章——大約有一萬多字——我拿來從頭到尾讀完了。這一篇裏，不過說說他的
大略情形罷了。

異史氏說道：『唉！死的人要想活過來，活的又要想死過去，天底下最不容易得到的，不是這個人的身體麼？有一種人，常常把這身體空起來，便是老着臉皮活在世上，還不如一隻狐狸！朦朦朧朧的死去，還不如這個鬼！』

王漁洋說道：『蓮香娘子，可算得賢惠極了；在娘兒們裏邊，我也少見。何況是一隻狐狸呢？』

(註一)傾國 傾便是壓倒說；他的美貌可以壓倒全國。李延年歌裏有兩句：『一顧傾人城，再

顧傾人國。』

(註二)青樓 漢朝，娼姐住住的樓上，拿青漆塗

着，便叫青樓；現在妓女住的地方，都叫青樓。

(註三)葳蕤 花草纔發芽纔開放的時候，那情

狀便叫葳蕤。

(註四)刀圭 刀圭，是量藥用的器具；在刀柄上有一個圈的便是。

(註五)望歲 鄉下人望年成熟，叫望歲。人心裏望人望事體望得利害，好似鄉下人的望歲。

(註六)膏肓 周朝時候的晉侯，害病，夢見兩個孩子說道：『好醫生來了，我們逃到什麼地方去？』一個孩兒說道：『我們去躲在膏的下面，

膏的上面，』因此病愈加利害。現在人害病，便叫二豎之災，病得利害，便叫病入膏肓，都是這個出典。

〔註七〕醫國手 一國的政治壞了，有一個大人物出來整頓，便叫醫國。那醫生的本領好，能治病，好似救國一般，也叫國手。

〔註八〕芻靈 芻是乾草，喪事人家出殯，拿紙紮成的人，馬送給死人陰世裏去差遣，這東西便叫芻靈。靈是說有魂靈附在紙人身上。

〔註九〕初度 初度，是說人初次生下來的年月時辰，度是過去，便叫過生日。

〔註十〕贅婿 贅是多頭，說男人到女人家裏去

做女婿，是多出來的人。

〔註十一〕青廬 從前北方人娶新媳婦，用青布圍着，在布圍裏交拜成禮，便叫青廬，現在變做新房的通稱。

〔註十二〕彌留 人臨死的時候，叫彌留。彌是滿，說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經滿了。

〔註十三〕木拱 兩條臂膀環抱，叫做拱。木拱，是說樹木粗大得夠得上一抱的寬。

〔註十四〕崖略 崖略，便是大略的意思。

〔註十五〕巾幘 未曾梳頭的姑娘戴的帽子，叫巾幘，現在通稱娘兒們都叫巾幘。

紅玉

廣平，鬻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正而家屢空。數年間，媼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隣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隣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含笑，竊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生！所爲何事！如此落窳，尙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跪自投，泣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旣自玷而又復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羞寒舍。」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專，卿如有情，尙當舍垢爲好。」女言辭決絕，生乃洒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爲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陷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閒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饋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費，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閒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斬於貲。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衛乃喜，浼隣生居間，書紅牋而盟焉。生入拜媼，媼居室偏側，女依母自障，微睨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光豔，心竊喜。借舍款

婿，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卽合昇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跪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貧，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下大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豔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旣思勢不敵，斂怒爲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劃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生，洵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牀，披髮號救，羣奪昇之，閔然便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隣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與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其扈從繁，兒又罔託，日夜哀思，雙睫爲之不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虬髯闊頷，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君有殺父之讎，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爲宋人之偵，姑僞應之，客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儉！」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誑我，今實佈心腹，僕之臥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襟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爲我杵臼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

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婢一媳。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兒啼，迹得之，繁累而行。兒啼愈噴，羣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獄。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梏慘，卒無詞。令是夜方臥，聞有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鈎利如霜，剝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蹤緒，心竊餒，又以宋人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隣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讎已報，則曠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潛潛墮。及思半生貧徹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既葬而歸，悲怛欲死，輾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疑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譏謔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卒不能追憶，爇火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嘻笑腴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

宵隣女者，妾也。妾實狐，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攜來與君樹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興夜寐不可。」乃翦莽擁髻，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錢誅茅，牽蘿補屋，日以爲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贊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云：「試期已迫，巾服尙未復耳。」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待君言，誤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渠，女媵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豈人毛髮；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開諸巾幗，況狐耶？」

廣平地方，有一個姓馮的老頭兒，他兒子號相如，父子兩人都是秀才。老頭兒年紀快六十歲了，胖

氣方正，家裏却是窮的；幾年裏邊，老太婆和媳婦兒，又接連死去，洗衣煮飯的事體，都是自己做；一夜，相如坐在月光下面，忽然見東面鄰舍人家的女人，從牆頭上爬上來，張望過去一看，臉兒長得真標緻。走近身去，他微微的一笑，擎着手招他，他不來也不去，再三喚他，便從梯子上爬過來。拉他一塊兒睡，問他的姓名，說道：『我是鄰舍的女兒，名叫紅玉。』相如很歡喜他，和他說定永遠在一塊兒；那女人答應他，夜夜跑來。

大約過了半年多，有一夜，老頭兒起來，聽得兒子屋子裏說笑的聲音，跑去偷看；他見了那女人，一肚子氣，喚相如出來，罵着說道：『畜生！幹的什麼事體？苦得這樣子，還不肯用功，却學那浮蕩的行徑嗎？別人知道了，壞了你的名氣，別人不知道，也短你的壽。』相如跪在地下，自己認錯，哭着說：『知道懊悔了！』老頭兒喝着那女人說道：『女娘們不守閨門的教訓，自己壞了，又壞別人，倚事體一聲張出來，也不單害我家丟臉。』罵完了，氣憤憤的進屋子去睡覺。那女人淌着眼淚說道：『你父親的教訓，實在叫人難爲情，我兩人的緣分從此完了。』相如說道：『我爹爹在世，我不能夠自己做主，你如和我有情分，還望你委屈着在一塊兒。』那女人回絕他，話說得很殺辣，相如便淌下眼淚來，那女人勸住他說道：『我和你沒有媒人的說話，父母做的主意，爬牆頭，鑽窗洞，怎麼能過』

看到老這地方有一個好親，可以去聘定。」相如對他說，家裏光景窮，那女人說道：「明天夜裏，你候着我，我替你想一個法子。」

到了第二夜，那女人果然來了，拿出白金四十兩來，送給相如，說道：「離此地六十里地，有一個吳村地方，姓衛的一個女兒，年紀十八歲了，很高的身價，所以不會賣去。你多多的給地錢，一定可以成功。」話說完了，便告別而去。相如觀空告訴他父親，要去看一看，却瞞住了紅玉，送他錢的事體，不敢對他父親說明。老頭兒自己想想沒有錢，因此便攔住他，相如又軟軟的說：「去試試看，肯便肯，不肯便罷。」那老頭兒點頭答應他。

相如便去把別人的用人馬匹借來，跑到衛家去，那衛家本來是種田的老頭兒，相如喚他到外面來，和他說着閒話。那衛老頭兒知道相如是有名氣的人家，又看見他行頭漂亮，心裏已經肯了，又怕他不肯多化錢，相如聽他的說話，吞吞吐吐的，知道他的意思，把袋子裏的銀錢倒出來，堆在桌子上。那姓衛的便高興起來，拉着隔壁的一個男人做中間人，寫在一張紅紙上，說定了。相如進去拜見那老太婆，他住的屋子狹小，那女兒站在他的媽背後，遮住了自己的身子，稍稍偷看他。雖是穿着布衣裳，插着木釵兒，打扮那神氣模樣兒，却狼光彩漂亮，心裏暗暗的歡喜。當時那老頭兒

借別人的屋子，招呼女婿坐下；又說：「公子不用行親迎的禮，等稍稍做幾件衣服，辦幾樣首飾，便當抬他送上門去。」相如和他定了日期。

回轉家去，打着謊對老頭兒說道：「那衛家歡喜我家清高人家，不要我的錢。」老頭兒聽了也高興。到了日期，那衛老頭兒果然送女來；這女人又勤儉又孝順，夫妻兩人狼要好。過了兩年，生下一個男孩兒名叫福兒。

有一天是清明節，他妻子抱着孩兒去上坟，遇到本城一家鄉紳姓宋的。那宋家官做到御史，因為貪贓革去了官，住在本地，狠是橫行霸道。這一天，他也去上坟，回來的時候，見了相如的妻子，看中了。他問鄉下人，知道是相如的妻子，料想姓馮的是窮讀書人，拿很多的銀錢去騙他，望他見了錢，動心叫家人去放風聲，相如忽然聽了這個話，生氣，變了臉色，回心一想，勢力敵不過他，便收了氣，假笑着回來，告訴老頭兒。老頭兒狠生氣，跑出去對着宋家的家人，拿手拍天劃地的百般辱罵他。那家的人和鼠一般縮着頸子逃去。

宋家知道了，也生氣，竟打發幾個人，到相如家打，那老頭兒又打相如，吵得家翻宅亂，和鍋子裏煮滾水一般。他妻子聽得，把兒子丟在牀上，披散頭髮出來喊救命。衆人見了，上前搶着，一大淘人擁

着去了。留着他父子兩人，受了傷打壞了身體，嘴裏喊着，倒在地下；那孩兒一聲一聲的在屋子裏哭着，鄰舍人家大家可憐他，扶他去睡在牀上。過了一日，相如拄着拐杖，走下地來；他老頭兒肚子裏生氣，吃不下去，吐着血，過了幾天，死去。相如哭得狼傷心，抱着兒子告到官裏，直告到撫臺衙門裏；官司統統吃到，到底打不贏。後來聽得他妻子在宋家，因不願改嫁，尋了短見；相如越發傷心，一肚子塞着冤枉，沒有地方可以去伸冤。常常想攔路去刺死那姓宋的，又怕他底下人多，那兒子，又沒有地方寄託；日日夜夜哭着想着，他兩隻眼眶子因為這個閉不住。

忽然有一個長大漢子，跑到屋子裏來，說了幾句可憐他的話；看他臉上，長着一部落頰鬚子，闊下巴，從來並不會和他認識。相如拉他坐下，正要問他什麼地方人，姓什麼，叫什麼，那客人忽然說道：「你有打死父親的讎人，奔去老婆的傷心事體，難道忘記報仇了嗎？」相如聽了，疑心是宋家派來的奸細，便裝假「是是」的應了幾聲。那個人生起氣來，睜大了眼眶子，好是要裂破眼皮一般；急轉身出去，嘴裏說道：「我當你是個人，現在看來，纔知道是一個不是可憐的賤胚罷了！」相如聽他說話古怪，忙跪下地去，拉住他說道：「實在是怕宋家的人來探我的口氣。現在我把真心話說出來；我時時刻刻想報仇，實在是很長久了；祇可憐這個衣包裹的孩兒，乏了他又怕斷絕子孫。」

你是有義氣的人，可能替我看管這個孩兒不能？」那客人說道：「這娘兒們的事體，不是我能夠做的。你要託着別人的事體，請你自己管了，你要自己去做的事體，我却情願代你去。」相如聽了這個話，忙爬在地下叩頭，那客人頭也不回的去了。相如追上去問他的姓名，他說道：「事體不成功，我也不受理怨。事體成功了，也不用你謝。說着便去了。」

相如怕闖出禍來害他，抱了兒子逃走出去。到了夜裏，那宋家全家的人都上牀睡下，有一個人跳過幾重牆壁進去，殺死御史父子三個人，還有一個丫頭，一個少奶奶。宋家的人寫了狀子，告到官裏，官聽了很詫異。宋家的人一口咬定說是相如殺人。那官便叫差人去捉相如。相如逃去，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因為這個情形，越發弄假成真。

宋家的用人和差人，到處去搜尋。夜裏尋到南山地方，聽得孩兒的哭聲，跟着哭聲尋去，拿住了。拿鍊條吊起來，拖着走去。那孩兒在懷裏，哭得越發利害，衆人越發生氣，大家奪下孩兒，丟在地下。相如一肚子的冤枉，又生氣，見了縣官，縣官問他：「爲什麼殺人？」相如說道：「冤枉啊！宋家的人是夜裏死的，我是日裏出去的，況且抱着一個孩兒，怎麼能夠跳過牆去殺人？」縣官說道：「你既不殺人，爲什麼要逃去？」相如沒話可說，不能分辯，便把他送進牢間去。相如哭着說道：「我死了，沒

有什麼可惜；這個孤兒，有什麼罪呢？」縣官說道：「你殺別人的兒子多了，殺了你一個兒子，有什麼怨恨？」相如革去了功名，常常受着極兇的刑罰，他到底也不肯招認。

縣官這夜裏正睡在牀上，聽得有一樣東西，打着牀沿，很響的聲音；縣官很害怕，叫喊起來。全家人都驚醒起來，一齊擁進房來，拿燈一照，一柄短刀，又快又亮，和霜雪一般。那刀斬進牀上的木頭一寸多，牢牢的嵌着，拔也拔不起來；縣官看了，魂靈也嚇跑了。拿着兵器，到處搜尋，竟一點兒也沒有形迹。心理暗暗的害怕；回心一想，宋家的人都死完了，沒有什麼可怕的，便送公文到上司那裏，給相如免罪，竟放去他。

相如回到家裏，米缸裏又沒有一點米，一個人孤孤悽悽的住在屋子裏，呆呆的對着四壁牆壁；虧得鄰舍人家，可憐他，送飯給他吃，勉勉強強過着日子。想想這大仇已經報了，便開着笑臉，自己心裏高興；回想到這一場傷心凶險的禍事，差不多全家人死完，便又眼淚一點一點的流下來。又想到半世窮得徹骨，子孫也沒有一個！便在沒人的地方放聲大哭起來，自己也禁不住。這樣子半年工夫，外面捉凶手也越發寬鬆了，便去求縣官，請他斷遺棄子的屍骨；埋葬完了，回到家裏，傷心得十分利害，在一張空牀裏翻來覆去，竟想不出一條生路來。

忽然聽得外面有打門的聲音，用心靜悄悄的一聽，有一個人，在門外嘸嘸咕咕的和小孩兒說着話，相如急爬起來張望，好似一個女人，門纔開着，那女人便問道：「伸了冤，你身體幸虧沒有毛病？」聽他的聲音，狠熱，可是一時想不起來，拿火來一照，不是別人，便是那紅玉拉着一個小孩兒，跟在身邊跳着笑着，相如也沒工夫細問，上去抱住紅玉，嗚嗚咽咽的哭起來，紅玉也縷着眉頭，露出傷心的樣子來。停了一回，推過孩兒去，說道：「你忘記了你爹爹嗎？」那孩兒牽住了紅玉的衣角，眼睛烏溜溜的看着相如，細細的一看，這孩兒不是別人，竟是他的福兒，詫異得狠，止不住哭着問：「這孩兒從麼什地方得着的？」紅玉說道：「老實告訴你，從前我說是鄰舍的女兒，是假的，我實在是個狐狸，碰巧我夜裏出來，看見這孩兒在山脚下啼哭，便抱他到陝西地方去養着，聽得你大難已過，便帶他來和你一塊兒團圓。」相如抹着眼淚，拜着謝他，孩兒躲在紅玉的懷裏，好似跟着自己的母親，竟不肯再認他的父親了。

天沒有亮，紅玉便起身下牀，相如問他：「起來做什麼？」紅玉回答道：「我要回去了。」相如精赤了身子，跪在牀頭，哭得頭也抬不起來，紅玉笑着說道：「我騙騙你的，現在家裏新做起來，不是——早起來夜深睡覺做着事體，不能撐起人家來。」他便把院子裏的野草割去，拿着掃帚、箕和男

人一般的做着事體；相如因家裏窮，常常耽着心事，不能度日。紅玉說道：「祇叫你關着房門，用功讀書，不要問我有錢沒有錢，也不會叫你餓死。」便拿出錢來，買一架織布的機器，租到幾十畝田，雇幾個長工耕田；揷着鐮刀割草，拾着蘿藤補屋頂的漏洞，天天做着不息。

隣舍朋友聽得紅玉賢惠，越發肯幫他幾個錢；大約過了半年，屋子裏住着許多人，好似一家有錢的人家，相如說道：「遭難之後，全靠你空手再做起人家來；可是還有一件事體，沒有做妥當，怎麼好？」問他，「什麼事體？」他說道：「考鄉場的日子快到了，我秀才的衣頂還不會贖回來。」紅玉笑笑說道：「我從前拿四塊錢寄給學老師，已經替你贖回秀才的名字在簿子上了；若等到你現在說起，耽誤事體已經長久了。」相如聽了，越發敬重他，和敬重菩薩一般。

這一場考，便考中了舉人；這時候他年紀三十六歲，上等的肥田接接連連，高大的房屋密密層層。紅玉腰兒細瘦，好似被風吹得去的；他做起事體來，却比鄉下女人還強。雖在極冷的天氣，做着粗笨事體，那一雙手却細膩得和豬油一般。自己說三十八歲了，別人看去，常常像二十多歲的人。異史氏說道：「他的兒子忠厚，他的父親有規矩，所以別人待他也有義氣；不單是人有義氣，連狐狸也是有義氣的。他遇到的事體，也可算奇怪的了；但是這縣裏糊塗的縣官，那快刀深深的插

在木頭裏，叫人看了寒毛頭髮也根根豎起。有什麼可惜！不肯那把快刀稍稍移在牀上半尺多地方呢？若叫蘇子美讀到這個地方，一定要喝着一杯酒，說道：「可惜刺他不着！」

王漁洋說道：「程嬰代朋友管養孩兒的事體，現在從不曾聽得有這種娘兒們，何況是狐狸呢？」

(註二)望族 望，是有名望，族是家人，俗名便叫大戶人家，也叫世家。

(註三)荆釵 荆是樹幹兒，女人拿樹幹兒做簪兒，可算儉樸極了。漢朝一個梁鴻娶了一個媳婦兒，名叫孟光，做新娘子的時候，打扮得滿頭珠翠，梁鴻見了，不去睬他，孟光立刻換了布裙兒，插着木頭簪兒，夫妻便恩愛到老。

(註四)鼠竄 鼠竄，便是貪賊，賊是賊。

(註五)鼠竄 一個人害怕起來，抱着頭和老鼠一般的逃去，便叫抱頭鼠竄。鼠竄，便是逃。

(註五)沸鼎 水滾叫沸，鼎是鍋子，說人吵鬧得利害，和鍋子裏水滾一般。

(註六)臥薪嘗膽 春秋時候，吳國和越國打仗，越國打了敗仗，越國的君主名叫勾踐，天天睡在草上，掛一個苦膽，時時去嘗着，叫人在一旁常常說道：「勾踐你忘記報吳國的仇嗎？」現在人說不忘記報仇，叫臥薪嘗膽。

(註七)杵臼 周朝一個趙朔，被仇人殺了，又要殺他的兒子趙朔，有兩個朋友，一個叫程嬰，一個叫杵臼，想法子保住趙家的兒子杵臼，出主

意叫程嬰先把真的兒子去藏在山裏；杵曰抱了一個別人的兒子，故意叫程嬰去告訴仇人，說杵曰藏着趙家的兒子。仇人去把杵曰捉來，一塊兒殺死；程嬰都悄悄的把趙家兒子養在山裏十五年。後來這兒子立做了趙武侯；程嬰也自尋短見死了，算是報答杵曰；後來人說替朋友管養孩兒，便拿杵曰做引證。

(註八)下帷 帷，是門簾；漢朝有一個董仲舒放

下門簾讀書，三年不逛花園，

(註九)廣文 廣文，便是前清的學老師，

(註十)渠渠 渠渠，是形容房屋又大又進深的樣子，

(註十一)蘇子美 子美，歡喜喝酒，一邊喝酒：一

邊讀漢書，讀到張良行刺秦始皇，拍着手說道：

『可惜刺不着！』說着，喝下一杯酒去，

(註十二)浮白 浮，是滿白，是酒杯。